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三

湯鵬字海秋湖南益陽縣人道光壬午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有詩印闕文彙

平回疆頌

師說

禱雨辭

與陶雲汀中丞書

與陳芝楫書

與陶制府書

宜雁軒詩序

送聶峇峰太守之官浙江序

送鄭芝泉出守襄陽序

八先生傳

祭李蘭卿都轉文

舒夢齡字錫晉號蘇湖湖南益陽縣人道光三年進士恩任至安徽廬州道山東益萊青道

國朝文匯

卷三

目錄

一

丙集

修賈浪仙墓記

治巢瑣言

常大瀟

字正夫號南陔湖南新陽人道光三年進士歷官浙江湖北山西巡撫咸豐二年殉難文節

筠圃先生八藪晉一序

袁

字仲容江蘇吳江人有編笑軒文稿

趙納韓上黨論

吳

字山子江蘇吳江人布衣有私艾齋文集

遊金粟泉記

遊峽山寺記

黃徵君傳

鄧生傳

僕射山樵傳

朱

字季珩號翠亭江蘇嘉定人諸生以此孝稱著有歸魂齋詩文存

遊馬鞍山記

叔兄印山先生述畧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七

十七

褚逢椿

字錫庚，號仙根，江蘇及洲人，諸生。

江南黃運兩河議

十九

顧

曾

字煥文，號少卿，江蘇長洲人，著有校經草廬文集。

晉論

二十二

王衍論

二十三

石介論

二十四

書管子後

二十四

答秦侍郎書

二十五

蘇學士集後序

二十六

國朝文匯丙集卷三

平回疆頌

湯胤

天命 皇上為億兆生民主嗣無疆大恩服敬戒不怠
肆厥志道光六年夏逆裔張格爾迺敢偷據阿爾回什回莊乘機勾結白帽回子集
其兇頑猖獗亡忌於時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四城以次陷沒復擾阿克
蘇龐城郡邑勢未有底 皇赫斯怒乃集羣臣於廷乃告之曰昔我 皇祖高宗純
皇帝聲威捷伐真定西陲版圖所紀回疆附馬越我 皇考仁宗睿皇帝綏靖邊陲
旁敷閭澤戶口繁登安居樂業蓋其革頑歸化任土作貢戴白之安垂髮之童靡不
熙熙皞皞涵濡變化於飲和食德之中六十年來勿之有貳惟天付任在子惟 祖
考傳次在子今張虜自作弗靖非子有咎蕩搖我邊方戕害我官弁荼毒我生靈子
弗殲除之其何以將天命明威紹復 先王之大業曰長齡爾為揚威將軍以總軍
制曰楊遇春爾為參贊大臣以襄軍務曰武隆阿爾偕遇春為參贊大臣以佐厥勳
曰芳爾帥其部曲以從嗚乎爾有眾肆予以爾西征善戰爾甲張爾旗爾銳馳齊
爾紀律惟爾賢往敷朕威靈越厥張虜宜執俘之以獻於 太廟勿大肆殺戮其不
用命者誅其用命者爾尚兢兢懷保若撫鼓鼙俾朕膏澤布於下民予則大賚汝羣

臣曰都。蠡爾小醜。上勞宸慮。不敢不力。七年春二月。進兵渾什巴河。天戈直指。勇氣百倍。山嶽傾頽。風雲騰鬱。虎嘯龍驤。虜眾惶恐。奔如流澌。我兵乘之。矢鋒所貫。自相枕藉。流屍塞川。彌望無際。一戰而復。喀什噶爾。再戰而復。英吉沙爾。三戰而復。葉爾羌。四戰而復。和闐。波辰間。四城迅掃。張虜大驚。僅存喘息。旋以數騎乘間而逃。羣臣戮力王室。志在殲厥渠魁。今復我土地。逸爾張虜。咸相顧咋舌。不知所為。以奏於皇上。皇乃言曰。張虜乃元惡大憝。罪無赦爾。長齡爾。楊遇春。爾武隆阿。弗體朕心。恭行天罰。不其或稽。罪人斯逸。皇又言曰。張虜以多罪遁逃。今而後其不敢再顛。越不恭。矧其結怨於民。自絕於天。我乃其大罰殛之。不道乃死。爾長齡。爾遇春。爾芳。同德。同力。底定四城。朕不沒汝績。冊功長齡。賞加太子太保銜。遇春。賞還太子太保銜。子園。佐賞加游擊銜。芳。賞加騎都尉。並批。執清門行走。其餘將士。臣工各賞。各有差。臣稽在昔。唐平淮蔡。韓愈為之碑。明平江漢。宋濂為之頌。至今炳耀。鏗鉤。讀其文者。想見其崇功偉烈。以為美談。今茲之役。首虜雖逃。然而我戰則克。四城以完。稽功於古。未堪多讓。且臣嘗讀詩。至六月之五章。曰。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云。逐去之而已。勿窮追也。蓋逐去之。所以伸國威。而息寇攘。勿窮追之。所以廣皇仁。而懷醜類。則今茲之役。深有合於古先王威德。並用潛孚默率之意。而歌吟不作。非甚闕典與。臣謹

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上以宣我皇上之聲靈於億萬祀。而下以俟太史之采錄云。其詞曰。

於惟我清。受天明命。寵綏四方。罔不承令。額額回疆。厥惟西鄙。烈祖神功。闢地萬里。款關附闕。載就載瞻。陶以雨風。武嬉文恬。西方之人。以歌以舞。歷六十年。不聞桴鼓。有餘者。孽倚伏其間。地大物眾。煽亂作姦。聚徒劫掠。擾我兵農。跳踉以逞。竊據四封。皇帝震怒。應告在廷。我其殲之。命將徂征。飽爾糧糗。勵爾干戈。黃旄白鉞。照耀山河。雄威所吞。虜膽已落。既與虜逢。衝擊大作。矢鋒雨集。礮聲雷奔。六軍震動。日月晦昏。或繞虜陣。截其兩肘。或斷虜援。突其羣醜。或擒虜目。磔其巢狼。或覆虜穴。刮其奸藏。以彼蟲鳴。當我虎吼。骨碎血流。竟亦何有。虜取大潰。僣敵蔽鼻。逆黨盡戮。酋長乃逃。橫戟長追。且偵且匿。譬彼狐兔。奔竄荆棘。皇帝曰吁。不可黷武。我將既勞。我卒既苦。復我四城。彰我天討。屢戰屢克。如振枯槁。犬羊之狀。其何能為。來既驅逐。去勿窮追。放之遐陬。俾自懲刷。陽和誕布。陰暄清徹。矧彼醜虜。肆厥弗恭。赫赫天網。終不汝容。飛走途窮。如鼠入囊。不日就誅。以潤鼎鑊。我將我卒。其奮歸來。凱歌振旅。天雲盪開。我民實煩。轉輸恐後。有田有廬。矧遭踐蹂。迺免其貢。迺寬其徭。大兵之後。俾即於豐。西人欣欣。舉手相慶。逆者駢誅。順保性命。西人開闢。晝出夜居。昔何騷動。

今乃紆餘。西人曰噫。天子寬慈。衣我哺我。我無凍餒。西人曰噫。天子英武。而今而後。賊不予侮。稽古戰功。載在書策。千億萬年。有聲噴噴。惟皇聖明。惟將忠勇。湯堦兇頑。西陲固鞏。凡在百僚。惟忻慷慨。可無歌詩。儼美前代。臣雖賤微。文字是喜。對揚皇休。以告太史。

師說

韓愈曰。弟子不必賢於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德業有專攻。今也不然。其先生曰。如是焉。則是不如是焉。則非。而弟子退然服矣。其弟子曰。如是焉。未必是。不如是焉。未必非。而先生拂然怒矣。推弟子之所以退然服者。若曰。吾先生也。迹之也。推先生之所以拂然怒者。若曰。吾弟子也。亦迹之也。先生以迹教弟子。弟子以迹事先生。是以先生無不智。弟子無不愚。先生無不賢。弟子無不否也。而豈理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長之云者。非曰莫予遠也。則夫教之云者。亦非曰莫己若也。萬事萬物之理。人與己交備焉。則人與己交盡焉。彼未必盡昧。而此未必盡明也。彼未必盡離。而此未必盡合也。故古之學者。其自視常若有不足。而於人不敢有所輕。師弟之間。湛然相與。無迹之見。而一出之以學問之意。借端起例。以發其情。推此測彼。以伸其類。反覆辨論。以衷其是。參伍錯綜。以盡其藏。其所以為學。與

其所以為教蓋如其不苟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曰起曰助曰有餘云者，其謂教與學相益也。非以相勝也。相導也。非以相難也。故曲而盡，簡而平。今之人，萬萬不及孔孟，而其意氣其梗概，乃反過之。君子譏焉，曰：此其為師也，意氣焉已耳。梗概焉已耳。意氣梗概之師，烏可以教天下哉。

禱雨解

道光丁亥之夏，酷暑射人，枯旱彌野，側聞天子下詔，詣黑龍潭拈香，遣王大臣分禱神祠，既而雨沛然下。今夫天之遠不知其幾千萬萬也，神之隔亦不知其幾千萬萬也，其適然也耶。其求之而應也耶。蓋天子淵然而積其仁，敬孝慈之德於宮寢之中，而又肅然而生上下左右之心於對越之會，因以達於天地民物，其故微矣。昔者益陽亢旱之年，稻田枯竭，百姓有愁苦怨嘆而哭於州縣之吏者，曰：無雨奈何。州縣之吏亦應之曰：無雨奈何。百姓曰：小人不敏，聞雨可禱。州縣之吏亦逡巡作色而應之曰：聞雨可禱。既而州縣之吏忘之矣。百姓再請之，而三請之矣。既而州縣之吏禱之矣。百姓但見其禱而不見其雨矣。既而州縣之吏厭禱之矣。百姓仰天太息，束手而無策矣。幸而雨也，則天與神愛百姓也。非州縣之吏之力也。不幸而竟不雨也。

則天與神罪州縣之吏也。而因以及百姓也。夫天子有其淵然肅然者而後得兩而州縣之吏。顧乘其貪殘醉飽之餘。而呼其素所不敬之天不禮之神而告之。則何怪其求焉而不應。應焉而不逮耶。且夫一念之祥。和風甘雨。一念之妄。厲鬼妖星。蓋有所伏。必有所現。其理然也。凡為吏者皆可以警矣。

與陶雲汀中丞書

鵬白。曩為諸生。游於瀟湘衡嶽之間。以為未若窮吾所至也。時欲裹糧而走燕趙之都。而又側聞吾楚之君子。若唐君鏡海。劉君春臺。賀君柘農。易君午亭。黃君惺漢。鄭君芝泉。咸與先生。矻矻然用力於德行道學文章事業之途。先後唱和於京師。鵬於其時。竊自忘其庸下。而不勝其頡頏賢豪之志。而鵬之想望先生。又較勝於諸君子。何也。先生居於梅山之陽。鵬居於潑水之曲。相去百餘里耳。其自讀書談道之士。以迄於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靡不嘖嘖然稱述先生。夫自古迄今。所稱功德材藝之人。指不勝屈。而其取悅於讀書談道之士也。則或以受恩之私。而為之張皇聲譽。否則實有以見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而交相引重焉。至於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非有受恩之私也。又非能實見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也。而嘖嘖稱述如此。此必其人之生也。有關於一國一鄉之氣運。而又其嘉言美辭。洋溢於耳之所共聞。目之

所共見而後能之。故大人先生之賢，使讀書談道之士知之易，而使兒童走卒里巷鄉曲之人知之難也。然則先生得此於梅山瀆水之人，其所由來遠矣。鵬愚無知，自其總角時，側聞先生之名而敬記之。稍長，則鵬之父老之師友見鵬之才能器識，尚不至於不肖之甚也。輒舉先生以為期望之歸曰：苟得汝如陶公，其亦可以無憾矣。故鵬之生於今二十四年，其自十三四歲以迄於今，喜文章而重風義，然而質之所限，則自小矣。學之所阻，則自疑矣。志之所歧，則自誤矣。氣之所怯，則自退矣。嘗竊痛憾以為未得古人而師之也，既而思之士大夫之為學也，徒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而於當代賢人君子近在耳目之前，遂亦不過在千里百里之外，而尚不克收其誘掖獎勵激厲裁抑之益於吾之身與心，非失之過高，則漫不加察耳。此鵬所以想望先生暨諸君子不衰也。癸未，鵬始通籍於朝，當是時，劉公易公卒，唐公分守於粵西，先生開府於皖江，其在京師而得親其言論丰采者，惟黃君星漢、鄭君芝泉。其明年賀君柘農服闋，始入都，鵬自恨向者聲名未立，末由早達於京師，今來矣。而十數年以來想望之人，分數四出，不覩其全，而以未得與先生朝夕萃處為憾也。丙戌，先生以三年秩滿，展覲於都，士大夫莫不登先生之堂，而通其殷勤顧問之好，而鵬也則欲進而復止者三。世之伺候奔走於王公大人之門，不必其素所嘗識面而一見

而盛道其功德材藝之不可及者。此其人非諂則佞。鵬所不為。而先生所不取也。此鵬所以欲進而復止者三也。而先生就鵬而見之。揖鵬而坐之。謂諸君子有稱鵬於先生之耳者。而先生不勝其歡然喜也。且曰。子其勉於進德修業。以副吾之所以望子而鵬也。生而孱弱。長而多病。往時之病在肝燥。近今之病在心悽。夫聖賢無心病。鵬之所以病於心。則不能屏其無益之思慮。專致力於存心養性之學也。居京師四年。此病日益甚。減少我飲食。瘦削我皮毛。閉塞我耳目。撓阻我志氣。故嘗凜然以思。惶然以恐。苟吾病以終其身。而欲舉力於進德修業之言。以副先生所以望鵬之意。則難矣。然而鵬之所以自處。則亦有可得而言者矣。杜絕浮泛之交。屏去紛華之逐。則可以十年而養病矣。深思六義之經。博觀子史之文。則可以十年而讀書矣。內之或由即官而擢風憲之司。外之或分符守而作州邑之長。則可以十年而服官矣。大之而文武經權變化從心。次之而忠義挺挺不蹈媿阿。則可以十年而報主矣。十年養病可以保身矣。十年讀書可以明心矣。十年服官可以觀政矣。十年報主可以觀運矣。夫鵬之所以自處。則如此矣。雖然。患未能持之於定。要之於久也。定且久。則不至東西馳騁。迄其終身而無所成就也。已伏惟先生諒其十數年想望之私心。而毋吝其誇掖獎勸激厲裁抑之方。時賜訓誨。示其所以能定且久之故。俾得本其所以

自處而合於先生之言以行之。鵬無任引領切禱之至。謹再拜。

與陳芝楮書

芝楮足下。與子相識。雖復頻年。倚賴楮墨。吐殷勤致往復已耳。頃以旌麾展覲於魏。推鵬手道與濶。望見虎頭燕領之奇。芙蓉杜若之美。論事忼慨。如九河之懸波瀾。與人處崖。如光風霽月之皎然而不可掩。然後果得芝楮之真也。凡愛鵬者。徒曰請書談道之人已耳。直言骨鯁之人已耳。芝楮獨疊疊相告戒曰。欲蓄德。莫如劇客氣。欲止諍。莫如匿才辨。欲救時濟事。莫如且循分塞職。然後果嘆芝楮之不外彼於鵬也。天涯聚散。不可以常。與子綢繆。忽忽又別。懷哉懷哉。江西襟江而帶湖。控荆淮而蔽閩廣。異區也。重任也。想聞芝楮始到。奔走伺候之吏。張祭執擊鼓鑼。咨嗟震怖。不敢仰視。而芝楮藹乎其言。悅乎其容。下馬拱揖。珮何樸樸。又見戴白之叟。垂髫之童。駢肩躡足。譁然來從。而芝楮具述。天子惠愛遠方元元之意。與已之所以鼓舞震而潤風雨之權。其教而子弟。告而鄉井。農則勸。匪則懲。率則同。不率則以聞。大丈夫官至開府。宣德威於人。指揮則匡廬為之動搖。談笑則九江彭蠡為之澄清。不其偉哉。與子別後。書告誠之詞於紳。慎言語。寡文滌。然而至於鵬之門者。紛紛然求一言以覲芝楮之接繫。其點者乃曰。汝姻好也。一言重於彝鼎。鵬作色而告曰。子知乎山

乎。直嶺曲嶺孰勝。子知乎水乎。清流濁流孰勝。子知乎姻好乎。以門第氣談以文章風義孰勝。今芝榻則巍然時棟矣。然固以吾之文章風義為古之人。信道篤而處心夷。且伐國不問仁人子休矣。吾安能為子求援。繫以潤吾真。悠悠頹俗。良可羞耳。惟禮闈摧挫四寒儒。一建甯張亨輔。一婺源吳廷森。一永豐郭羽可。一瀘溪林以成。願得山中講席。以棲厥身。寒儒可念也。講席可分也。區區厲士之心。於道又無損也。僕賜之輝光而噓植之乎。四子幸矣。否則其困也甚矣。伏維矜察不宣。鵬再拜。

與陶制府書

去臘月下以蛇旌入謁。得親大君子於言論咳唾之末。古如奔電。目如耀星。義如秋陽。仁如春風。賈乎遠哉。弗可及已。鵬於其時。獨以毛羽摧挫。志氣乖滯。腸一日而九迴。昧出處之所宜。公來教以素位而行之學。且援古今譬天人。以洗其澎湃慷慨無聊不平之概。鵬固已嘿嘿乎其若有所悟。而坦坦乎其無所失也。可嘆者。天下士大夫靡然成風久矣。以因循為性情。以模稜為事業。以勇往直前為緜戾。以文米風流為漫誕。方公來時。不知者競執公之短長。顛倒公之黑白。以號於眾。迨公去都。遂有持摘公之疑似。自謂足困公於彈擊之下。說雖不中。其心見矣。夫鵬本以激濁揚清為志。而改官後。杜門息影。不與戴縱垂纓而談者相往來。不能為大君子辨疑白讒。

又不能取天門。陳得失。掃浮雲之翳。現明月之光。鵬自顧已矣。而欲恢張大君子之本末。以作天下委靡之氣。而塞天下謠詠之口。亦不可得。屈原曰。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旨哉言乎。鵬既以此頌公。又自微矣。夫遭逢晦塞者。勵躬之具也。年華消耗者。傷心之故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鵬今已三十五矣。以前之歲月。付之富貴聲華。如醉如夢。不可省視。以後之歲月。要當付之文章。用其所長。追古人而從之。破今人之藩籬而出之。孟朱吾師也。馬班吾友也。其他吾所不敢知也。或曰。子經摧挫之後。正宜矯翼勵翮。馳驅恐後。抑志修廢。屈曲取妍。若復閉門守道。詠歌先王。豈不使匈匈者笑迂腐之無能乎。悲夫。屈原之所謂。吮嗟栗斯。突梯滑稽。韓愈之所謂。伺候奔走。趨趨嚙嚙。蓋深著其罪。而筆之於書。而我為之乎。且我不為之。於安常處順之時。而為之。於羽毛摧挫。志氣乖沮之後。不重為。有道者所訾笑乎。君子不以盛衰改圖。志士不以夷險異節。物之所長。我之所短。我之所是。物之所非。苟文章之逮乎古。而傳乎後。此外得失。又何校焉。古者富貴而名。屠滅不可勝紀。惟個傑非常之人。稱焉。以鵬觀今之世。宅心醇粹。植體堅剛。指揮呼吸。左磬右樛。破葦柱之門。胃眾疑之竇。投之以艱難百折。報之以俎豆千秋。富貴而不磨滅者。公一人而已。至於丹鉛點勒。提要鉤元。積為文章。浩蕩無際。澹如江海。

雄如山岳。健如驍驟。肅如鷹隼。森如珊瑚。碧樹相駢。羅窗如夜。光明月相燭。粗或不富貴而亦不與當時之人同腐者。則不肖鵬。微有一日之長。然公功業特起。儒雅并包。秦疏敵乎陸贄。詩什方於杜甫。蓋恢恢乎兼鵬之所有矣。而鵬單庸蹇拙。仰天悲呼。為汲魏尚不成。豈管葛之可儲。則惟併心壹志。追古聖人賢人之文。斐然自成一。家之言已耳。夫鵬非不奮思步公之後。佐紀綱而扶傾也。然事已迂僻。志趣中更尙何望哉。尙何望哉。塊然獨坐。念公為勞。臨風綿邈。不盡所云。

宜雁軒詩序

王翰城舍人工畫雁。余以宜雁名其軒。舍人因以宜雁軒名其詩集。而思避其守寂。還其山林。行有日矣。以其詩集請序於余。余思雁之於瀟湘也。其天乎。舍人之於雁也。其人而物。物而天乎。是何說也。雁不蘆葦不息。不瀟湘不遊。嬉水而肥。盤雲而高。故曰雁之於瀟湘。天也。舍人生於瀟湘洞庭之間。時有清遠闊曠之概。其與物無爭也。有類雁之鳴。不易聲。行不越序。其與時為消息。而無所滯。憑於其胸。机阻於其境也。有類雁之春暖。而北秋寒而南。其進不趨便利。退不厭枯守。而飄飄乎與斯代斯人之用心。迥別也。有類雁之順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防矰繳。且夫今之君子。其遺虛譽而柄國是。則託之乎鳳凰麒麟。吾惡知夫鳳凰麒麟之果為鳳凰麒麟。

也耶。古之君子其放志於山之顛水之涯則曰鶴吾巢也。鷗吾家也。吾惡如乎古之君子之所謂鶴所謂鷗不化而為舍人之所謂雁也耶。吾烏知乎舍人時有雁於其心目中夢寐中不忽焉而化為鶴化為鷗也耶。故曰舍人之於雁人而物物而天也。舍人畫雁無慮數千百本國之人鄉之人莫不寶而蓄之。舍人於詩則極清遠閒曠稱其為人而或為高亮之響有類雁之嘹唳雲中或為激楚之音有類雁之悲鳴塞上。惜其焚於火者十之九而其補而為之繕而存之者亡過十之三四。然而足以傳矣。且夫劉累擾龍以龍傳伯樂相馬以馬傳今吾評舍人之畫雁亦既已窮雁之態盡雁之神矣。讀舍人之詩則又與雁同其韻。攷舍人之出處本末則又與雁同其意。然則舍人以畫傳乎以詩傳乎曰以人傳也。以人傳乎曰以雁傳也。人以雁傳畫以雁傳詩以雁傳奇乎逸乎其孰能測之乎。

送聶蒼峯太守之官浙江序

法吏以刑禁治其民才吏以政事治其民儒吏以文學治其民刑禁整而奇政事繁而末文學醇而古是故法吏不如才吏才吏不如儒吏今之所謂吏者我知之矣其最者才吏其次法吏又其下則汗醜之吏悲夫今之汗醜之吏其害淺及於事情今之法吏才吏其害深中於風氣何則法吏以其急切刻峭之心形而為條教號令是

故其法足以患苦天下之人。而雖然其不樂才吏以其機械變詐之術。粉飾時事而竊能名。側媚上官而得津要。是故其才足以自為。而無所裨益於天下。國家得百法吏才吏。鵬則以為不如得一儒吏焉。岑峯先生以名翰林居京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泊然若無求也。頃膺新命。出守浙江。吾慶先生之遺。吾知先生之志矣。且夫儒吏之效。蓋可想矣。其自處也優柔嫺雅。而有以自得。而丰采自蔚然於衣冠瞻視之間。其及於士與民也。溥實切深。而有以相入。而化天下乖氣。淳薄鄙吝之習於型仁講義之中。夫先生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及於士與民。則必如此矣。何也。其平日迴翔馴擾於文學之林者深且久也。悲夫。今之一切世俗之吏。則有時而敢於笑儒吏者矣。今之儒吏。則有一變而為一切世俗之吏者矣。以吾文學之肩。而挽吏治於古。微先生吾誰望哉。

送鄭芝泉出守襄陽序

官不必文學侍從。地不必山陬海澨。人不必衰且老。今之所難。而古之所榮也。今夫吏治之緩急。民生之甘苦。文學侍從之官不知也。習聲偶。修禮容。試之以事。而焦然其不能終日也。故抗懷匡濟之士。與為優閒清燕之臣。甯勞苦煩劇。皇皇無已。徹之乎心。與力。而達之乎官。雖然。徹之乎心。與力。而達之乎官。其所自盡云爾。古之仕者。

自比閭閻黨之長。以至於公卿大夫。皆不出乎其鄉邦。而遠乎其親。今之仕者。捧檄而馳。畫土而守。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慨慷綿邈之思。雖其盡心與力於官。而歲時州里之俗。父老骨肉之音。未嘗不矯首瞻望於山陬海嶽之濶。而不得達也。而況其鬱於資格。既衰且老。然後得一命之寄。一郡之長。顧唐於齒髮之間。而勉強於簿書期會之際。自我上者。將心輕其無能為。而棄之。而自我下者。將受其苟且。錄飾之職。其甚者。則嗜利無恥。而不顧其民物之瀕於危矣。故官不必文學。侍從地不必山陬海嶽。人不必衰且老。今之所難。而古之所榮也。鄭君芝泉甫弱冠舉進士。旋由翰林改官比部。僉曰惜哉。其不得為文學侍從之臣也。而君岸然自立於有司之班。推原律令之精。而惻然識其為仁人君子之事。大有以別於俗吏傷肌膚者之所為。其用心與力日以勞。其聲聞日以遠矣。今由比部擢官襄陽太守。僉曰幸哉。其拔於有司之班也。而余尤愛襄陽可一葦而抗之長沙。君之庭闈。始好。可往來上下於其間。而不厭。內有桑梓之歡。外有人民之樂。而君復少年氣銳。併心壹力。以修以革。以懲以勸。豈非今之難。而古之榮耶。或曰。子謂官不必文學。侍從無乃自況耶。余曰。唯唯。實為其勞苦煩劇。毋為其優閒清燕。鄭君然。余何為不然。

八先生傳

八先生諱懋政號琴堂與余為從昆弟又為蒙師口授余詩書易春秋周禮爾雅北
而請業或易崇名以稱之則瞿然謝曰毋吾固喜為八先生也且子稱甚樸禮意甚
醇世之自命為老師宿儒以取尊稱於眾者皆偽也游於鄉試於縣與府無少長識
與不識翕然稱之曰八先生其不以是稱者弗答八先生名遂大舉鄉邑州郡間先
是伯父短菴以高文懋學結社麓山尤與叔滿巖公如煙善巖公雅負經濟才後以
縣吏薦擢至廉訪而伯父獨推挫老八先生其嗣也少負奇氣性聰慧能文章伯父
晚授徒於紋洲文君良策出其門蓋東坡子長之亞而八先生材與之埒伯父私竊
喜然率羈縻童子軍中故文君猶中鄉科而八先生獨推挫老性癖飲館投所入呼
兒換美酒弗怯也飲忽醉醉忽醒醒忽飲飲忽醉酒酣耳熱慷慨語余曰古者貴亡
過蘇秦六印富亡過元載胡椒八百石此皆巍然挾其衣冠印綬與馬婢妾錢財氣
力以橫行鄉國生則榮沒則已焉而劉伶阮籍李白之徒以飲酒名後世吁何其壯
也邑廖氏故豪族喜讌召聞八先生善飲集座客簡善飲者數十人將困之八先生
據席勒鬚張舌倒飲其數十人各以次起行酒八先生氣益銳飲益豪數十人不能
難也飲畢上馬揖別行里許忽下馬至酒肆沽酒復飲主人送之行者相顧驚愕歸
報其座客皆大慙方余說齒學為八股之文既投題人召八先生飲輒去余偕童稚

嬉戲笑傲竟曰未嘗思索。八先生酒酣歸。瞑目大怒曰。吾當械汝以警其後。余急攝衣前請。願就所坐。短檠上。跪而成文。八先生佯許諾。而心疑其為童子大言也。遂掉臂不復顧。偃几而卧。卧方酣。余文案立就。自朗吟數過。八先生驚起視之。時余立其旁。甚怖。察其色若喜。既而私語人曰。某投徒鄉里二十年。童子英靈。亡過若者。異日當以文章擅天下。然若狂。毋遽語若。以長其驕也。余故微聞之。益自刻厲。為文章。於未余成進士。聞八先生翼翼然語於人曰。吾得若終幸矣。然以薄宦留滯京師。不得見者五六年。家書猝至。而八先生墮水死矣。其死之前。一死有叩門而過者。曰。得毋使者執若書自京師來耶。余聞而悲之。為之傳。以報其卒志焉。

贊曰。士之坎坷不遇。而隱且死於窮簷老屋間者。何可勝道。獨八先生隱於酒而死。於水。吾聞塊壘鬱結。則酒以澆之。此其所以酣嬉淋漓於酒。而弗厭也。與抑又聞之。屈原悲憤而投汨羅之水。則八先生浮水而死。亦固其所。又何怪焉。

祭李瀚卿都轉文

嗟百川之東流。到江海而始注。何人命之不常。庶中道而塌步。國有驥而摧。瓶士有鳳而物故。雖時數其適。然心懷憂而不去。登槐科以荷皇。固惟君之妙年。衣服絮以麗都。神眸炯而雙懸。始迴翔於中書。繼拔實於樞垣。接上公之優禮。故獨著於班聯。

驅五馬於南甯。又攬轡乎吉安。董盜賊以良善。進農圃使儒冠。奏藝黃之令績。騰名實以超遷。樹江南之旌旂。指齊魯以飛蹇。偉君子之為政。帝體綏其問旃。悲夫君之在公。最勤勞而個僚。左吏胥其進退。右幕賓其俯仰。理文書而若流。草告牒而如響。治紛綸以專壹。寫綱緝於跌盪。髮未老其先枯。才既長而獨往。惟吾職之艱辛。曾不可乎養養。政優優而更學。肆抽騁於篇章。掉孤情於陶阮。發麗句於盧王。外彪炳以醜縛。內綿邈而深長。擊彝鼎於商周。攬蘭茝於沅湘。吐胸臆之精能。故古往而今當。剛時俗之非笑。呼朋儕以頡頏。朝攜壺而遨遊。夜角韻以鏗鏘。得一善其服膺。齒流芬而心藏。蓋愛才若性成。斯樂道其無方。悲夫今之悠悠。罕若君之體用。樹禮標以蔽陽。匪梗柎之充棟。鵠鶴細而成羣。擬丹穴之鳴鳳。長蒿目以傷心。扶實生之餘痛。願與君而百年。擔世道以惶恐。輒動伐於臯鑿。遠風馳於屈宋。傷吾心之徒然。怪彼蒼之如夢。已焉哉。君既亡。茲弗慟而誰慟。哀哉尚享。

修費浪仙墓記

舒夢齡

予守姑孰之明年始於郡城南得唐詩人賈島墓墓四面皆田鋤犂所侵僅存抔土因與前當塗縣李令謀加修葺詎江漲圩破村落盡在水中兼地方有風鶴之警戎馬倥傯無暇及此嗣季令調宣城去予亦量移同安浪仙有知得毋責其食言乎今年春乃函百金寄交饒星垣教授并書託胡青亭太守史穎生明府相與經理其事落成之日適權觀察近在鳩工星垣以書來請予記其顛末予按島初習釋名無本韓昌黎尹京北與爲布衣交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然一身落拓久困饑寒枯坐苦吟至饑殮無以自給張文潛云唐詩人多窮莫島爲甚生前瘦骨死後吟魂忍聽其跡於畜牧邪或曰墓係費嵩非島也島因謗貶長江卒於蜀鄭谷經其墓有七絕一首而曹松又謂在房山近代王阮亭亦有詩然前志載島官水部員外不樂進取客死葬當塗必非毫無依據即輿圖全書一載當塗一載房山世遠年湮不可得而考矣要之嵩名不甚著人亦鮮有知者島則稱當時聞後世其軼事或時見於他說愛其詩者至呼之爲佛甚或繪象奉之其爲人所推重如此則此一邱之壘即歸之長江薄亦無不可

治業瑣言

邑俗高樸。民情尤愿謹。巨案絕少。其賄者往往因薄物細故。藉興訟端。以拖累為得計。一紙到官。或延數年不結。所以有圖準不圖審之語。又或魚肉善良。平空架審。謂之搭臺。予於放告日期。必據原呈駁詰。稍涉虛誣。小事杖。大事枷號示眾。如兩造俱在堂下。遽呈。即為判斷曲直而去。

鄉愚計圖騙人。多倚年老殘朽。或婦人女子。捨命撒潑。以為莫敢誰何也。即少年子弟。滋事成訟。往往慙憑父母妻室。臨審搪塞。予告之曰。告狀無抱告。或抱告不到。不准。臨審抱告不到。必令原告拘送抱告到官。始為訊斷。如被人告發。則重責其子姪。與其親屬。

市有富商。乃成巨鎮。野有富民。乃為大邑。二者地方之元氣也。然而一家飽暖千家覬覦。官不為保護之。勢必日削日蹙。以同歸於盡。緩急何所恃耶。況殷實之戶。怕官府誅求。怕書吏需索。怕訟棍簸弄。怕無賴騙害。人即以非禮相加。有忍而受之者矣。其或欺侮者相循剝削者不已。於是激而成訟。大抵富與貧訟。貧直者十之二三。富直者十居七八。而明聽之吏。多左貧而右富。謂為富者必不仁。抑又偏矣。

即如果俗賣產後。必索加增至四五次刀等。少不遂意。即挺身具控。或謂錢漕過割未清。或指田地界至不明。或內有墳墓。以為損傷龍脈。或外有塘堰。相與阻絕水道。

種種誣害。被告已受其拖累。官又不為之直。有事外花銷過於買價者。甚或旋結旋控。迄無休息。受業者精疲力竭。往往捐產充公而止。

又貧戶佃田耕種。除牛具籽種外。所有完納錢糧。修理塘堦。均須業主開銷。而納租不過得十之三四。彼佃戶雖苦。已足償其辛勤。乃不良者平日既懈其力作。及至秋成。則說言收成歉薄。懇讓籽粒。又或預先獲賤零星糶賣。窮不能償。遂書立欠租字據。乃愈欠愈多。愈多愈不肯完。田主莫可如何。計惟退佃。而彼又霸居不去。旁人亦不敢承佃進莊。往往因而興訟。予泄任之始。即榜示曉諭。賣產憑中議值。彼此情甘。事後例無加添。惡索者許稟官懲治。田主控佃戶欠租。租完準佃。否則立限勒追。追齊仍斷離莊。夫以千金之產。與人分利。利既歸人。而又不能自主。至盡為所吞噬。貧不安於貧。而富者不能保其富。此大亂之道也。地方官遇此等案件。少事姑息。則刁風益長。其漸不可不防。

縣役分壯快阜捕四班。班各頭役十名十餘名不等。舊例四人一輪值。值凡五日。值內遇喊稟案。必歸該值日頭役。他役不能爭也。該役當值無多日。往往百計千方。嚇人許告。甚或賄買無賴。指名誑控。控準後官必差該役喚訊。該役持票下鄉。恐嚇訛索。得錢則說詞延擱。或倩人假遞和息銷案。其有不甘受誣者。始具訴。既求審催稟。

至再至三。官方立限。勒拘原告。而不知原告實無其人。該役無可搪塞。又另雇人冒頂臨審。畧不置辨。惟俯首受責而已。在問官方謂無枉無縱。而被告者已傾家蕩產矣。然則欲除此弊。莫如先訊原告。當喊稟之時。坐堂面詰。彼既心虛。而又迫不及防。真假可得之立談之間。稍涉誣罔。從重懲治。則有所懼。而無情之辭。自不敢逞。亦使無訟之一端也。

筠園先生八表晉一序

常大濤

丁亥之春。瀛請假在籍。謁大兄瀛臺。夫子絳帷於瞻嶽門外。維時徒從祁祁。童之以道德。破之以節行。切劘之以文章。蓋於吾郡推都講焉。越初夏六日。為伯父筠園太老夫子八十。覽按之辰。及門諸君。躋堂介觥。會以瀛之地。通而誼親也。屬譔文以饗諸博。瀛謂伯父道風秀世。碩望冠時。固宜有雲霞絢爛之詞。作淵懿龐鴻之氣。瀛媿不文。渠足為伯父重。第念惟聚一堂。師承兩世。此而用吾言。或庶幾乎真且摯者。夫河流九曲。發源崑崙。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飲於河者。忘崑崙之大。雲行雨施。而不見太山九千二百仞之高。未可謂之知本也。我大兄夫子對詩禮於過庭。聞儒修於一室。寒林酌海。騰躍百家。文誠鴻矣。然而屢歐拙目。竊無悶容。則本諸伯父之恬以適也。搜遺朱隱。志兼三長。抱誠偉矣。然而妍媸在鑑。口無臧否。則本諸伯父之謹以厚也。化畦夷町。頓納羣流。度誠汪矣。然而初終堅絮。蒙無磷緇。則本諸伯父之簡以栗直以廉也。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抱樸子曰。雲出於山。而雨其山。其伯父之教之謂乎。伯父為伯祖秀。我公次子。出後伯祖吉三公。祖母李太孺人。青年矢志。伯父事之。恭孝謹。髫髻工屬文。清和妍麗。不減玉茗風流。連試未能青一衿。迺援例入彀。非夙志也。居常靜想。精舍懸懸。課丈夫子書。習其句讀。稽其根歷。辨析其

異同雜合。而探極於理要。鄉之人爭師事焉。顧家道亦稍窘而多難矣。外則社猾里魁。機譎相害。內則風落穀飛。雷逆壘邁。雖道南諸阮。并席溫脂。未始不足分栝勺潤。而伯父介介不與通。嘗曰。吾濟立身。自有本原。豐約聽諸時命。隨人作計。終後人。烏用佞心。覘下趨勤拜邪。時濬從伯父受書。竊聆格論。嗣從大兄夫子游。數數舉此言相誡。勉益耳。熟焉不敢忘。歲辛巳。恩科。大兄夫子以學老。文鉅得僖。濬亦廁名榜額。適年授南宮。倖叨清秩。因思曩日伯父之所以誨濬。與濬之受誨於大兄夫子者。以邈測高深於我伯父。不誠為崑源之涕瀟而泰山之瞻仰也哉。今伯父年躋大耋。神明聰強。怡弄之餘。猶流覽子史星卜家言。批鐙至二三鼓不倦。昔湯孺懷八十。作蠅頭楷五千言。與諸孫商品時義。傳諸通志。沈仲箕春秋逾八十。而其子九疇以六十成進士。屠隆椽邱先生張之以詩序。伯父其與沈湯兩君子。媲德而光簡冊乎。抑濬進同學諸君。而更有說焉。夫子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凡著錄稱弟子者。旦晚振巍科不足侈。而考其德行道藝。固已源而濬之。本而滋之矣。異日我伯父旌期壽屆。綸錫躬膺。大兄夫子以皓首舞萊班。諸君子青紫駢巖。拜拜成禮。知必有棣蔭播華。以侑康爵者。則濬今日謏謏所陳。其亦壽言之乘韋也夫。

趙納韓上黨論

袁 成

地有所必爭。利有所必趨。非爭地也。非趨利也。深謀遠慮。度形勢。存國家也。趙之納韓上黨也。約則爭之。勝則成之。頗則將而禦之。括則代而敗之。遂至邯鄲圍。六城割。人咸咎趙納之之失。袁子曰。納之之計。非失也。守之之道。則失。何以言之。三晉之國。趙為最大。韓魏之所恃者。惟趙。秦之所憚者。惟趙。秦之謀曰。趙強不可驟圖也。攻野王。則韓之上黨之道絕。而上黨可以坐取。據上黨。則深入趙腹。北臨晉陽。則晉陽危。南臨邯鄲。則邯鄲懼。朝發夕至。備東撓西。於是乎趙不支而韓魏臣矣。是微獨趙之利害然也。六國之存亡。胥係於此。而幸也。馮亭因不欲為秦之民。趨而之趙。是千載一時也。為趙計者。當如救火捕亡。急使廉頗將二十萬眾。因上黨民以禦秦。割一名都。以事魏。約韓。復取野王。與之中分。上黨。極重寶。以附齊楚。如是。則進足以弱秦。退足以自守。不知出此。而紆迴坐視。使秦得攻拔之。然後據長平。以鎮撫上黨。其失一。不約韓魏。而獨攻之。其失二。惑反間。違羣言。以括代頗。其失三。操三失。以敵強秦。四十萬眾。亡於外。邯鄲圍。六城割。而秦并天下之勢成矣。或曰。子言雖美。而不切於事。當是時。秦強十倍諸侯。法令嚴明。兵革堅勁。范雎為相。白起為將。安居無事。尚恐被兵。況敗其垂成之功。以觸其怒。恐得而不速禍哉。曰。若子之言。不納上黨。而四十萬

國朝抄本
一
取終不亡。邯鄲終不圍。六城終不割耶。今有三人於此。徒行遇盜。盜殺其一人。彼二人者。起而并力搏之。庶幾可以自救。若畏盜之勇。而逡巡退避。則追而射之。必盡殪也。秦趙之勢。何以異此。故曰。納之之計。非失。而守之之道。失也。

遊金粟泉記

吳育

循瓊州府城東南行三里。所有泉出平地。甃石為池。深不五尺。方廣四尺。水清而甘。與江南諸泉相類。郡中居民食飲咸取給焉。大旱不竭。大浸不溢。曰金粟泉。或曰浮粟泉。蓋土人往往見粟浮其上。昔東坡先生謫儋耳。初至海南。飲斯泉而甘之。泉於是乎斯出。不知天之生此泉以養賢者歟。儻本有之。而土人不之知也。其旁為洞酌亭。亭久廢矣。凡今之存者。皆前明以來所初造也。而此亭則翁學士方綱取先生詩以名之。亭之北為東坡書院。其西為觀稼亭。亭之北為金粟倉。浮屠居之。浮屠跣足布衲。貌樸而率。屋宇蕭索。荒荒蔓蔓。可容四五席。背平岡。面平野。無可觀覽。予以雷瓊觀察之招。同事六七人。從觀察渡海而來。十月朔日。與李君心蘭。嵇君雲濤。往遊焉。徘徊泉周。摩抄石曼。緣岡而上。觀於高龕。采五稜洋桃。屬浮屠拓先生遺像。觀畫。及莫而歸。夫余輩數人。生長中華。山水之區。友朋之樂。臨觀之美。極天下之適矣。至於是乃以此遊為最得。平居悄悄。寡儔。渺焉悽懷。狂狂汲汲。各抱不可終日之志。先生以謫居此。默處三年。怡然浩然。若將終身。豈天人也歟。

遊峽山寺記

清遠峽崇山峻峙。匯水貫之。水蕩石罅。倒若無垠。地稍開。得峽山寺。寺最高處曰帝

子舊居曰歸復洞。即道書所謂第十九福地也。余以足疾未能至。聞之奇。花異卉五色。耀艷香氣掩冉。苾苾芬芬。殆非人境。意始灑然。入門左不半里。曰如來坐禪處。有員石如案。曰釣魚臺。屈右行。依崇岡。緣石磴。約三百級。逾小橋。坐淙碧軒。觀瀑布。瀑所從來者。高飛流下。頽墜乎軒側。下流成池。為東坡洗墨池。求東坡書不可得。復屈東西行數百步。懸崖岸然。蒼巖一色。隱隱沈沈。若動若靜。即之復開。為凝碧灣。也是山之峯巒皆隱。而南岳諸峯相對出。高起天際。其岸然者。列若屏嶂。陵極遠矚。江波澹澹。日光不到。飛鳥無迹。煙縷浮起。蕩為輕雲。顧視衣袂。凝若生翠。意授神悅。嗒焉忘言。蓋天地之氣。日與形構。忽不自知。於此見太古之容色。渾茫之精神。乃慄然遇之矣。

黃徵君傳

徵君武進人。名山。字小仲。父景仁。字仲則。負軼才奇氣。嘗游大興。朱公筠安徽學使。慕公。以三月三日。屬諸名士會於采石之太白樓。酒酣賦詩。仲則年最少。衣白紵衣。持酒立日景中。頃刻數百言。擲筆豪飲。諸公皆為束手。樓以下觀者。謂千一。百年來殆無是會云。君年十三。孤。賴父時故人周郵以成立。二十南游廣東。廣中風氣溢。靡。遊客無不挾女妓。窮飲博。日夜號呶。而不屑事事。君孤介絕俗。以為怪物。既而大

興弟文正公為巡撫。惡其習。斥言於眾曰。數千里大小郡縣。數十幕中。竟無一人自愛者。或以君聞。乃大喜。叩其世曰。吾故也。乃益喜。以此知名。久之歸。益刻苦於學。治鄭氏禮。無節目無所不詳。無與變無所不聞。講說一篇。貫穿諸經。如壑趨海。又好揚曾之書。凡廢詞隱語。彼術中所謂秘而不洩者。皆發其藁。嘗以語世之號為知地者。知地者不能解也。唯吾友董士錫。晉卿善之。晉卿好精思。通虞翻氏易。於陰陽五行家言。發揮古義。錯綜變化。歸於自然。亦絕學也。余交君二十年。見君苦心壹志。一字不釋於胸。至廢寢食。而盛夏披絮衣。冬則重襲敝裘。擁爐尚畏其寒。曰。君病矣。蓋少休君曰。然。然不止。以至於死。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同縣以君名上。君辭不獲。將應。召用。乃竟不遂。年五十三。有一子。目重瞳子。聰穎特異。將冠而夫遂無子。吳有曰。或悲君之無後。或以為其行才然。有以致之。余謂昔友莊傳永憚子居。其使人之氣。煖然如春。炎然如夏。而亦無後。何哉。士焦身苦思。以致其學。自治而已。在我者。我庸克之。其不於我者。我何庸心焉。

鄧生傳

鄧生。字石如。安慶懷甯人也。不詳其世所出。亦不讀書。初學刻印。忽有悟。放筆為篆書。視世之名能篆書者。已乃大奇。遂一切以古人為法。放廢俗學。其才其志。能悉赴

之歛金修撰棧方家居。生挾其書踵門上謁。不得見。債書於市。翰林張先生時尙未第。館於金所。出見生書善之。謂門者通焉。鄧生雖能書。然不識字體多規。張先生為討論六書之旨。生大好之。為書益放。雲行風止。初若不經意。脫手視皆殊絕。其後張先生赴禮部試。留都下。生亦來。將以書備衣食京師。貴人多俗書。鄧生辭謝之。皆失其意。劉文清公頗知之。然不能勝眾口。竟歸。又嘗游巡撫學沅幕府。無所知名。往來揚州。上下二十餘年。益工各體書。無不得神詣。然鄧生布衣不能奔走天下之士。而士多俗學。知鄧生者鮮。故得大肆其力於古。以成一世之業也。初生之歛不得志。乃戲囊遊於野山。三月而後出。尋幽陟深。無所不到。到輒題數字。手自刻石其上。其縱情獨往如此。張先生名惠言。

吳育曰。倉史不作。天地芒昧。聖雖制經。安從而備。俗學芬縕。往而不反。六書已滯。斯文不墜。鄧生生百世之下。奮好古之力。起絕學。紹秦漢之迹焉。張先生探制作之原。而年力弗逮。悲夫。

僕射山樵傳

僕射山樵。姓錢氏。名伯垌。字魯斯。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以善書名天下。稱曰魯斯先生。先生生平所至。京師山東湖南北浙江揚州。宣歙之間。書迹皆編其處。喜為詩。

好飲酒。體貌魁梧。瞻視不羣。登望賦詩。自謂一時豪士。先生初至京師。四庫書館方開。天下寒畯競奔走。求試勝錄。期滿得以丞簿進身。其族叔父文敏公欲為之地。一試不及格。先生亦去。不屑也。先生書初學董文敏。後學顏魯公。旁及徐李海李北海諸大家。既沈浸數十年。復歸之宋四家蔡蘇黃米。其為書若風雨驟至。颯然有聲。縱橫馳騖。頃刻數十紙。放筆豪飲。一坐盡暢。朋舊親故。貧而求伙者。輒書與之。唯所欲。其不合者。雖彊之不顧。內行篤修。多識前言往行。事母夫人至孝。年適六十。若嬰兒子然。娶妻不育。或勸置妾。先生曰。弟有子。即吾有子也。何妾。年及五十。弟死。其子亦皆死。不得已置妾焉。連舉三子某某。先生年七十。喪母夫人。精力驟衰。喪數畢亦卒。所著僕射山莊詩若干卷。藏於家。

吳育曰。余來常州。見先生。先生年六十矣。視之若四十許人。善談說。酒後述百數十年事。往往終日夜。或未竟。明日復之。一字不遺。惜乎無有能就而記之者。今則已矣。悲夫。

遊馬鞍山記

朱瑋

歲二月。玉峯試畢。旅邸無聊。偕諸迂辛。莊貪山。張農間游馬鞍山。是日新雨。初過浮雲乍斂。青鞋布襪。頗不畏春日之暄。而愛惠風之暢也。自城西過景德寺。折而東。再折而北。沿溪過山。光雲影所。又折而西。弱柳迎風。殘紅點水。饒濠濮間趣。復前行。從狹巷出。玉山已朗然在目矣。道旁有小庵。憩足焉。女僮以茶餉。飲而行。抵山麓。各奮勇而登。迂辛最先。貪山繼之。至山半。咸怯不能進。予笑之。謂農間曰。之兩人者。興未闌。我與君先。彼將躡我後。未數武。果雙雙而至。貪山羨予游天平山。登白雲峯。伎倆猶在。予曰。此濟勝具。平時足壓絕牀。伏案作蒼蠅。塵時。豫為培養也。因各大笑。予偕農間登文筆峯。看野豬諸峯。而二子不能從矣。踞高巖。舒遠眺。西則吳山崩。苑湖水縈迂。隄邊嫩綠。媽紅。交輝互映。東望溟渤。浩浩茫茫。渾無涯際。因吟唐人題句。當時景象宛在目前。昔楊鐵崖登斯山。有感於懷。謂顧仲瑛。後日豈知有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日之游。後人又焉知之耶。相與太息者久之。從關帝殿後。至一綫天而下。迂辛貪山。方臨風舒嘯。各述所見。更欲覓諸勝。以足疲而止。下山謁黃太常墓。過旂亭。賦詩二首。歡飲而返。

叔兄印山先生述畧

嗚呼。人生盛明之世。上不能希升斗之粟。榮稱祿養。下不得寸齒戮力躬耕。以供甘旨。惟是依人廡下。若傭力之徒。皇皇汲汲。資微潤為朝夕謀。傷已。然寢門無恙。骨肉團樂。春秋佳日。兄與弟各率其妻若子。奉卮酒脫粟。博堂上片刻歡。不得於人。猶得於天。聊自慰也。奈何并此而奪之哉。先府君之歿也。迄今二十有二年。我兄弟破涕為笑。奉我母氏。即長此百年。已傷我不如人。矧頻凶疊禍。不泮月而喪我伯嫂。叔兄繼以吾母。遭際慘酷。更無逾此。肝摧腸裂。何能有言。願念我叔兄砥礪於窮愁。寂寞中。守吾父吾母之訓。有以自完其行者。要不可忘。爰忍痛濡墨。作叔兄印山先生述略。先生名禧。字禮吉。行三。印山其別字也。少穎異。讀書有神悟。長習制舉。藝清雋。拔俗。有先正風。州縣試輒前列。肄業當湖書院。往往歷其曹偶。趙南塘先生曾取其文刻入考卷中。然遇學使者試。數以微疵見擯。晚乃棄去。學為詩歌。有北宋人風格。閒以餘閒。讀岐黃書。亦能深究脈理。顧性情狷介。不能俯仰隨人。又疏放曠達。不汲汲於家人生產。蕭然壁立。時或炊煙不繼。為童子句讀師。竟歲誓牙。詰屈得一二十金。以仰事俯育。嗚呼難矣。夫人苟內無所重。鮮不以貧賤憂戚喪其本真。或脂韋卑詔。以取世悅。或誕妄弔詭。以覲人財。而吾兄固守其窮。即死不悔。困而不失其所享。殆近有道君子之為乎。其養吾母也。晨興必怡顏躬覲。親意所向。進食必奮談食味。為

笑樂。值釜罍生塵之日。脫其中單質錢易米。不使人知。慮老人知而不安也。嗟乎傷哉。我兄弟猶潔自好。大約相同。而叔兄之窮愁潦倒。尤與予同。予所為嗚咽悲傷。言之而彌痛者也。然我叔兄十年閉戶。溫清躬親。予則四方謀食。滄海槃桓。一委諸婦。婦之於姑。能如子乎。不如子乎。今吾母往矣。叔兄先吾母而往矣。死而有知。其仍奉几撰杖。追隨前後乎。則夜臺泉室。樂有甚於生者。視予不肖之軀。覩然偷活。更有數為不如者矣。嗚呼傷哉。兄生於乾隆六年。歿於嘉慶二年五月初十日。得年五十有七。娶沈氏。有子一。欽。曾父歿哀毀盡禮。侍母病無倦色。可冀有成。書此俾藏之以俟他日云。

江南黃運兩河議

褚達椿

古之治河者一。今之治河者三。古之治河者以一而播為九。故其勢殺而功成。今之治河者以三而匯為一。故勢強而害劇。禹鑿龍門。放於碣石。以北入海。河安流者數百年。周定王時。河決於滎。東自利津入海。故道遂湮。漢武帝時。河決東郡。潰金堤。而隄防之事日亟。然猶與淮相遠也。至宋仁宗時。河南入淮而害始中於淮。然猶與漕無與也。至明永樂中。借河濟運而害始中於漕。三者合而患乃不可究詰矣。今按淮安府安東縣之雲梯關。為淮入海之處。自洪武以前。河雖會淮。尚有南流北流二支。及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北流盡塞。於是一淮受全河之水。兩潰並流入海。每遇泛漲。淮揚胥受其禍。萬厯年間。潘李馴為總河。用束淮刷黃之策。堅築高堰。蓄洪澤湖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入清口。刷黃入海。而以三分入運河。自山陽寶應高郵江都三百里。以達之江。每年四月。漕艘過淮後。仍於天妃閣外築草壩一道。以禦黃水。不使涓滴入運河。蓋惟恐倒灌沙淤。以阻漕運。運河內又置有撈淺夫役。三年則募民夫大批一次。故迄明季。淮陽安枕。運道通行。其當日設施。載在河防一覽者。班班可考也。順治十八年。防海盜自雲梯關入口。於水中釘梅花樁。以限其入。而黃河沙停漸至於墊。此海口之受病者一也。康熙元年。南河分司吳焯擅開周橋。洪澤河水直

入高寶湖以致淮水中分力弱不能刷黃而清口流緩雲梯益淤此清口之受病者二也康熙十九年洪澤湖大漲從高堰漫入高寶湖運河東隄清水潭諸處皆決總河靳文襄力闢清口堅築清江隄岸又於高堰一帶開滾水瀆六座以洩洪澤之水高郵城南開滾水瀆六座以洩高寶湖之水蓋淮水既分則黃水之出雲梯關易於容受而清口既闢則淮水之刷黃仍暢達而不至倒灌入湖水小則閉六壩以濟漕水大則開六壩以舒患高堰永固運道常通亦救時之良策也然日久弊生淮水勢漸緩而黃水亦尾淮水而行漸入天妃閣內又淺夫改為河兵而運河之底日高安東築攔黃壩以護城郭而入海之路益梗康熙三十五年大水漫入高寶湖城郭不沒者三版三十八年決邵伯鎮總河張鵬翻塞六壩而洪澤之水不分洩潞爛泥淺而清水之口漸通後仍改六為之加高以備異漲而不許輕啟數年之間水患平滅使此時於清口之上流固歸仁隄為高堰之外障遏湖水入黃河以助其衝則清口當必更快再於安東之下流疏雲梯關舊口務寬廣一如向時則運河無倒灌之虞且海潮無逆漲之勢矣乃繼者非人工程日壞海口易淤南岸屢決所決之口水勢皆直洩洪澤湖遂以淮水所儲之區變為全黃所注之地泥沙淤墊而湖面益高且由三閘直注高寶湖而湖之底又淤灌入運河而河之底又淤於是惟有加隄蓄水

以濟運而城郭如在釜底。伏秋水洩。西風驟起。危如累卵。惟有開高郵三壩以洩入隄東之下河。或宣洩不及。惟有溢決東隄。以解城郭之一法。而秦興等州成巨浸矣。嘗綜大勢而論之。黃未入湖以前。淮挾全力以刷黃。而清口自迅。黃借清流以入海。而運道無憂。黃既倒灌以後。上流久淤。下流久溢。隄日加水。日上壩日開。河日淺。揚湯止沸。厝火積薪。終無補也。議者曰。海口不可不濬。夫海口非易濬也。安東海口。見在通行者。乃當日十分之二三。南自射陽湖一帶。濶為良田。北自黑臺。一望竟成平陸。綿延數十里。無論難以施工。即不惜帑金。不惜民力。而淮水既弱。黃水易淤。海潮又挾沙以逆入海底之沙。無從浮揚。則新濬之口。必致旋淤。此其不可行者也。又曰。淮陽下河。不可不疏。夫下河與上河異勢也。水性趨下。往時淮黃交漲。勢若建瓴。若三壩既開。東隄并決。下河深廣。黃一伏秋大漲。乘勢全注高寶湖。東浸興泰。南逼真揚。奪邦溝合江水至通州入海。三水合為一。而淮揚州縣盡沈水底。巨億之民。賦無所償。兩淮之鹽課無所出。自鎮至淮。數百里之運道。洪濤巨浪。無所施其牽挽。其為害可勝道哉。若仍閉三壩。固東隄。則下河之疏。終無益於上河之壅。此其說之不可行者二也。至於憤運道之不能久安。而欲於淮泗之西。另闢一河。由汴入黃。以避高寶。則失之迂。慮淮水之易溢。而欲於盱眙之溜。淮套。鑿山引淮。由六合入江。以保

淮陽則失之。誕因黃水之不盡出清口。而欲於毛城鋪地方。挑引黃河。直注洪澤。以固邱徐。則失之險。皆理勢所萬不可行者。然則治今日之河。終無法乎。曰亦反其本以治之而已矣。蓋物極有必反之勢。江淮河濟。古稱四瀆。清者獨也。今河已混濟。奪淮再徙而南。勢必合江。四瀆一流。斷無是理。且河之自北而南者。以北高而南下也。宋元迄今。近七百年。南徙之勢已極。日就淤墊。則南高而北下。近又屢決於南。每決必淤。南岸河身高於北岸。故北岸險工最多。由下而上。黃水倒流。挑宿豐沛。處處防範。此河之變遷可見也。淮水逆漲。泗州城已沒於康熙二十三年。近又逆行於五河宿虹一帶。虹縣既徙盱眙。現居山頂。設淮黃並漲。合而北決。則徐兗必危。此淮水之情形可見也。合淮黃之全局。揆之天道。度之地形。則開北河以分河勢之策。為昔日之成規。今日之要務。不可不急講也。按地圖。封邱縣北岸有金龍口。乃當日黃河由張秋入大清河之故道。河形尚存。若照依河形。先為挑濬深廣。凡當水之衝者。預戒民將田廬家業。遷於他所。官給其費。於南岸築隄。隄東之於隄隄外築遙隄。使暴水不至旁潰。又於張秋東北。由大清河入海之故道。亦挑河築岸。其在海豐利津海口。雍正中曾行開濬。今再為疏濬。務極深廣。然後決金龍口。使之自北而東。仍合洪武以前之北流。因其故道入海。蓋安東已淤之海口。難以再闢。而海豐利津未淤之

海口易於施工。因勢利導。勞費正不大也。夫以一黃河之水分而兩流。則其勢必弱。然後堅閉高堰三壩。大闢清口。使淮水暢流於安東之海口。刷黃而行。既不停淤。亦不內灌。然後挑濬運河。建置閘洞。一如舊式。淮陽之城郭田廬。可保無虞。自瓜儀至天妃閘之運道。可無淺阻。而徐邳以上之兩岸隄工。永無危險。此實護治河之策也。或疑河無兩行之理。不知水之大者。有經流必有支流。禹疏九河。漢有屯氏諸河。唐有馬頰。皆並行以入於一海口。宋有北流東流。金有南派北派。皆分流以入於一海口。安在其不可分也。又或疑有妨運道。不知自濟甯以上。皆濟七十二泉。用汶以濟運。無藉於黃。其黃水之由張秋鎮入大清河。不過穿運河而東。猶淮安天妃閘之入新河口。漕船可揚帆送溜而渡也。自明永樂建都燕京。全賴會通河以行運。而黃河之自汴出者。猶有六。其二合淮。其四則合漕以入淮。出長垣者。由陽穀出曹州者。由魚臺出儀封者。由徐之小浮橋出沛者。由飛雲橋出徐沛之中者。由溜溝。且以黃濟淮。安在為妨運也。今不早為計。一旦衝決高堰。則無淮揚。衝決張秋。則沒兗豫。與其隨時補綴。為臨渴掘井之謀。何如畧作更張。為先事預防之地。但事屬創舉。策須萬全。書曰。予荒度土功。荒度者。必躬履其地。量地之高下。測水之廣隘。自悉情形。胸有成算。若潘李馴之專教經年。靳文襄之詳勘要害。張鵬翀之日夕水次。方可次第以

國朝文匯

卷三

二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施功。尅期以奏效。否則輕舉召殃。與因循貽禍。其得失不能以寸也。

取天下以逆。守天下以順者有乎。無有也。取天下以亂。守天下以治者有乎。無有也。蓋以揆之而不能也。國之長久在其子孫之賢與不肖。而子孫之賢與不肖非生而賢。生而不肖也。惟其平日舉動之間。起於相因。而成於相習。顧視其父祖如何耳。堯有天下。不以與丹朱。而以與舜。舜有天下。不以與商均。而以與禹。此在後世為子者。必且以是氣憤不平。起而相爭者。然以丹朱商均之不肖。卒能順父之命。成父之欲。而不怨。何則。堯舜以揖讓而有天下。得不足以為喜。失不足以為憂。而亟亟焉以治天下為事。其子雖不能知。而已得其所。以不與天下之心。夫是以恬然相安。而不肯為禍。蓋所為起於相因。而成於相習者也。觀晉武帝以篡弒取魏之天下。元馬端臨言其攘臂取之。曾無忌憚。天下既定。太康十一年冬。封其子孫為王者數人。蓋有鑒於魏文帝之薄於骨肉。比於周道親親之意。自以為能得善守之道矣。武帝死。賈后遂殺太子適。趙王倫出為胤。淮南王允討之。而允死。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融等又殺倫。長沙王又殺冏。穎反。又討之。東海王越又殺又。兄弟之間。始以殺為能。方武帝之封也。本欲其相保。乃適以相讐。子每讀史至此。未嘗不為之痛其事。而思其由。意其平日。殆不知廉潔退讓忠信之事為美。君與父我所當敬也。故則有所不敢。

也。兄與弟我所當愛也。愛則有所不忍也。彼但見其父祖猝然起於公卿間。操一時之柄。奪人之國。廢人之君。不顧其心之可安。不過以強力而取勝。至於有天下若此。其易。夫弱者以天子而不能保其一身。強者乃以一臣而得天下。其視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已不識為何物。惟因而利之。利孰利於有天下者。縱使強者其力遂可以得天下。而弱者亦必有所冀。倖而以亂天下。凡若此者。皆相因相習之為也。且夫有天下之樂。非如一身一家之小計。千金之子。百畝之產。子畧分而不均。則必有羣起而相讒合訟而不休者。彼以小而不肯相下。況茲之所爭者大哉。昔齊桓公既死。五公子爭立。大亂其國。良由桓公之為人。志在功利。貪得務欲。諸子習見其所為。固無足怪。然其平日尊周室。攘夷狄。其君臣上下。內外如一。有條而不紊。有序而可守。而其子孫已至於如此。又況乎無君臣。無父子兄弟。一變而為亂。不能以理禁。不可以情喻。禍有不百此者哉。於是惠帝既立。五胡起。至安恭二帝。一劉裕突起於下。因而竊其圖。弑其君。蓋自古及今。豈有不亡之國。而要不可有速亡之事。與不明致亡之由。亡之由自內及外。治之道先家而國。人主之有其國。與人之有其身。無以異也。耳目口鼻。但足以為病。不足以殺身。至於腎腸心腹之為患。則百病隨而攻之。當晉之世外。患未作。其諸王欲自相攘奪。內之為亂。外人安得不乘間抵隙而起。如梁武

之召侯景乎。易曰：履霜，堅冰始其事。以漸而至，惟其以骨肉兄弟不自為愛，而外患入之，其不自為愛，亦緣於不知愛。其不知愛者，則以武帝有天下，但知其所以有天下之故，其他在所不知。其父殺人報讐，其子自然行劫，彼其平時舉動之間，相因相習，祇是力取威勝之事，而所謂不敢與不忍之心者，無從而知之也。嗚呼！然則有天下者，非徒為善守之說，其必欲慎其所取而可哉。

王衍論

今夫老莊之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哉。老莊之言虛，聖人之言實。老莊之言簡而易，聖人之言繁而重。而天下之人，遂莫不樂簡易而畏繁重。其言至治之世，民結繩而用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因以其言為可用，而怪後世莫有用以致治者。嗚呼！使其言之果可用也，則其過聖人也遠矣。吾何以窮之哉。及讀晉王衍傳，至為石勒所殺，乃曰：向若不祖尚虛浮，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乃知衍不獨以老莊為口舌，欲以是治晉室。佐太平，至於將死而悔，然後知其說之果不可用也。當魏晉之世，老莊之說大行，人習其言，家有其書，而何晏、王衍之徒，尤篤好之。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然而晉惠懷二帝之間，法度弛紀綱廢，兄弟相殺，華夷不辨，以臣弑君，外有強禦，兵革不休，何者？彼蓋以名教為

亂真而自守其恬澹無為治之以不治治之以不治者乃真所為不治也既有人安得無倫聖人為君臣父子以序之既有人安得無教聖人為仁義以導之既有人安得無具聖人為禮樂之事以佐之既有人安得無爭聖人為刑罰之威以制之既有人安得無信聖人為符璽權衡之用以徵之此數端者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治天下之大權措天下於無事非此無以為者而老莊之徒以為多事以為民生而渾沌樸訥後世聖人治之以委曲繁重而遂相亂夫百獸之在山林羣聚而雜處則相噬弱者死强者存以無治之者故也夫惟其多事也既乃相安於無事惟其無事也而其後卒至於多事不然聖人以多事老莊以無事使其同出於治也孰難孰易雖愚者必知而不為老莊為其易聖人何樂為其難老莊不為聖人之難而聖人何獨不為老莊之易乎然而為老莊者至今而未絕也吾不知其慕乎名耶抑得乎實耶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求其所不見而莫知求其所已見耶聖人之道不可為萬世而無弊老莊之學可為一晉用之而已亡然彼挾其亂亡之具以壞人國而有沾沾焉言至治之世樂其俗安其居者吾知其妄也吾見其施之行事立法取效不過如此也雖然老莊之學非獨晉用之秦亦用之商鞅韓非之術出於老莊以變用之而秦亡以正用之而晉亡嗟乎晉之天下不幸而有王衍之徒王衍

亦不幸而習老莊之書。然則觀晉之天下。可以得王衍。觀王衍。可以得老莊。老莊之書。縱橫無當。吾何以窮其說。窮之以所用而已。

石介論

可以言而不言。則謂之懦。可以不言而言。則謂之悖。君子不得已而有言。言非行道之本計也。亂之所由出也。天下之是非。有不待伸而明。天下之曲直。有不待斷而止。然則慶祿之有石介。蓋不幸也。方仁宗用韓琦富弼范仲淹杜衍歐陽修而斥夏竦。天下之福也。介時官國子直講。乃欣然自喜。作慶祿聖德詩。傳諸天下。竦始怨之。使女奴習介書。改介所為富弼記奏字。又偽為介撰富弼曆立詔榜語上聞。以致范富等相繼引去。而介亦以是罷黜。甚矣介之好事也。不知揆情度勢。相輔而理。而多言取譏。以無用之詩歌。損有用之實事。使韓富諸人不能成其治志。蓋未嘗不歎息也。然介之為人。人稱其正直剛明。無所畏避。喜招致賓客。縱談國事。以吾觀之。不過好立名譽。不務本計之人耳。嘗觀頌之序。稱皇帝以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盡。而其頌言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脆。而介於此。不勝區區之心。乃欲剗別賢。傾動人主。夫進賢退不肖。大臣宰相之事。非介之所得與。況其時賢已得進。不肖已得退。亦奚言之足用。以固其用韓富之心。不知仁宗既用韓富。

則非韓富者自退。韓富既自用於仁宗。則與韓富者皆進。非韓富者退。與韓富者進。則韓富之言曰。陳於前。而攻韓富之言。自不得而入。而彌其隙。固其用。是在韓富而已矣。彼石介者。蓋所謂抵其隙者也。當其時。微介之詩。竦誠不至於怨。彼或以為人主不用己。是其好惡一時出於獨斷。而小人之心。固欲伺察意旨。得當而進。殆至窮無復之廢。然後已。此其勢可日與遠。而不可與離。而仁宗者。求治之心甚切。既得致治之臣。韓富一日在朝。則夏竦何至即用。又奚必介之言哉。介之師孫復。謂其嫉惡太過。禍乃必及。而介徒取快一時之論。而尚不知所以撓治之由。是其自禍。而又以禍國也。吾故曰。慶祿之有石介。蓋不幸也。

書管子後

昔大公治齊。因俗簡禮。悉用周制。數世無改。及桓公用管仲。始破壞井田遺意。制國為二十一鄉。制鄙為五屬。分兵與民。各治其事。使食足兵強。百姓樂業。故力能征伐。不義。以成霸業。今其書之存者。其規畫如此而已。其後商鞅遂襲其說。使秦好戰爭。士卒蹂躪。竟開阡陌。先王之制。陵夷盡矣。夫雜霸之術。其始足以強人國。而亦不能計其害。譬如烏喙蝮蝎。皆足以効無以勝其毒。唯先王之道。萬世無弊。人主雖知之。而不盡用。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管商雜霸之說行。有以亂之也。或言王霸無異。

進而心有公私。故其所施有廣狹。管仲得君如桓公。不能復太公之然而自以其術成爭攘之功。趨一時之利。管仲死而齊國遂亂。然其遺謀舊策。後世稱之。其分兵民之法。猶因而不廢。豈用管子之術。能盡利後世乎。方天下衰微。審度事勢。急於有功。取以補救一時。無不得志。宜乎溺於權利者。以古之行政。純任德教。為非宜。而陰用其術也。

答秦侍郎書

曾再拜。得閣下所示。近日世道風俗。日趨於下。邑中無賴子弟。稍不如志。謗議沸騰。而告訐之風。日以滋長。非獨閣下憂之。雖以曾之愚陋。無識亦以為非旦夕之事。蓋人心之所向。必因乎風俗之所趨。而為之。吾吳中素以侈靡相尚。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率多買田宅。遺子孫。為不可動之計。其子弟習於聞見。而固守其意。中人以下之質。與之言廉恥之節。則慕其名而難為。與之言苟得之事。則就其利而易動。而其尤甚者。漸至貪鄙詐戾。見利而不顧其害。有事則恃父兄之力。以持其令長。挾令長之勢。以暴其鄉黨。此近年之弊。而閣下之所未見也。閣下以清明諫直之風。聞於朝廷。而達於草野。其進退出處之間。求之古人。庶幾無愧。以之居鄉。可以善俗。誠世道一變之會。然當聞人言。閣下但以孑然獨立。不能和處鄉里。用相駭惑。是以近者

方欲舉廢墜。修文獻。復哲士賢人舊址於莽榛荆棘之餘。所為宜無不順乎人情。而皆欲合謀以撓其事。莫肯信而從之。惟前之以權勢自恣者。稍稍斂戢。而無以獲其利。夫君子之處世。有剛介之操。不肯詭隨。其易為人所不悅。而嚴憚如是。若猛虎暫處於巖谷。而一時百獸為之震恐。採樵者為之匿跡。然其心之鬱鬱。而不得以逞其志者。未能已也。夫使人外憚而心不服。則欲禁人而不得止。責之急則反而求我之所為。雖以平昔尊重之勢臨之。以一言進人。則眾以為賢。以一言斥人。則眾以為不肖。而朝夕竊窺閣下之舉動。以求其釐者。多也。指其一端之可議。以為未盡出於公與明。使其言無足據。以為輕重。而後得肆其所為。而無忌於斯時。而欲閣下之道行。必閣下之道勝。豈可不審其情。不度其勢。而善持之。而遽以返數十年靡靡已壞之風俗哉。嘗觀古之君子。不務逆人之情。而優游漸漬。如兩暘寒暑。運行其中。而風俗人心。為之潛易。蓋錫邑於吾吳。諸俗為易變。自宋儒揚中立。在邑十有八年。而喻樵尤表之徒。皆親受其傳。迨後東林諸賢。實有以繼維閣之絕學。為四方之所景仰。未及二百年。此以知餘澤之未盡熄。而人心之未盡泯也。且以我數朝培養深厚。必有洗淬濯磨。希風前哲者。而閣下學識深醇。文章尤絕。出於當世。固邑中所願親近。而薰炙者。宜擇其中一二賢者。先正其所趨。以為之倡。凡後進末學。未甚汨沒。有嚮慕

而為者當引而進之。而接之以和易。使入於其中。日聞其言。以激發其志氣。必信而易從。雖有貪鄙詐戾。如向之為者。將疾之。以為異類。如是而閣下之道行。風俗變。而人材出。不惟可根積世弛廢之習。而漸可以冀復東林之舊觀。不勝幸甚。愚昧之見。惟所裁擇。曾再拜。

蘇學士集後序

蘇子美集十五卷。出於歐公之所集錄者。宋南渡後。又刻於三衢。世稱衡本。滄浪集。康熙戊寅。震澤徐氏刻蘇學士集。分為十六卷。字句脫謬既多。其詩與文之散見於他集者。往往無之。蓋非善本也。吾長洲何先生焯。以博觀載籍。知名於時。嘗校正是集。惜不得衡本而參考之。然過徐氏本已遠矣。余因錄而藏之。子美少時為古文。名與歐公相上下。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子美以大廟齋郎。詣登聞鼓。疏年二十。登嘉祐元年進士第。有詔戒越職言事。子美又上書。極言其不可。慶曆四年。授大理評事。集賢校理。監進奏院。以黨故。紙為客事。誣奏之。遂除名。此見於龔明之中吳紀聞。與史所載無異。子美為人可重如此。迄今可想見其出處。而余特悲其有可用之機。而受適中之禍。史稱子美為人。無所迴避。然以一新進之士。喜事直諫。未必遽見進用。而王拱辰者。何獨有意於子美也哉。蓋其不幸而為杜公之壻。而又為文正公之所

薦顧塔與薦豈足以累子美。而由子美之事考之。若誠足以累之者。此所謂適中之禍也。子美既被廢。攜妻子居蘇州。買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池館。為作滄浪亭。及為湖州長史。益徜徉自肆。與水石為娛。有終焉之志。夫人一黜而不用。安知異日之不復見用。而子美竟屈抑不欲求伸如此。豈以天下事有為我而發者。君子一身任天下之事。凡是非邪正。必力與之爭。而不勝。必不能自止。一旦邪正既明。是非既定。天下卒待我施為。無可進之路。亦當有自進之心。而事非為我而發者。方仕進之初。機有所阻。所係不過一身之榮辱而止。雖邪正既明。是非既定。而與我無與。有可進之路。而不必有自進之心。彼子美者。其知之矣。余以何氏本讀之既詳。始得其為人。而并論其事如此云。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四

管同字異之江蘇上元人道光五年舉人有因寄軒文集

除姦

韓信論

擬言風俗書

抱膝軒記

餓鄉記

餘震閣記

王礪可家傳

徐錫齡字藥圃浙江平湖人道光五年舉人

筠垞沈公傳

楊太灝字慈軒湖南新化人道光五年舉人官長沙縣令

黃孝子遺集序

書孝子楊太祿傳後

一

二

二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八

八

黃荆洞記

九

白水洞記

九

竹界衝水記

十

吳廷棟

字竹如，安福，雲山人。道光五年拔貢，官至刑部右侍郎。有拙修集。

復沈舜卿先生書

十一

答倭良峰先生書

十一

答陳壽卿太史書

十一

鄧仁望

字厚甫，湖南武岡人。道光五年拔貢，歷官至江西布政使。

擴修前明吳賢妃墓道記

十三

吳鳴鏞

字深堂，一字綺生，江蘇吳江人。道光五年拔貢，有曉集文集。

反送窮文

十四

易光焯

字開齋，湖南醴陵人。道光五年拔貢。

張生宗浩小傳

十五

顧承

字燕謀，號兩經，江蘇長洲人。布衣，著有行素居集。

先賢任子祠記

十六

見山樓記

十六

明西安府同知金公家傳

十七

廣東欽州知州李公傳

十七

吳公玉坡家傳

十九

楊鳳苞

字傳九號秋室又號英沂浙江歸安人諸生有秋室文錄南疆逸史跋采蘭簪文集

南疆逸史跋八

二十一

侯文節傳

二十二

黃貞文傳

二十二

張茂公傳

二十三

孫若士紀略

二十四

歸恒軒紀略

二十四

呼德下紀略

二十四

游大小玲瓏山記

二十五

邱之種

字毅士湖南瀏陽人監生著有律音彙攷

律音彙攷自序

二十六

國朝文匯

卷四

候氣便法

一

國學扶輪社印

二十六

國朝文匯丙集卷四

除姦

管同

君子與小人不可以並處。君子與小人並處，非君子去小人，則小人必害君子。然自吾觀之，自古及今，小人害君子如善射者然。發十而中者八九，君子欲去小人，發矢者十，幸而中者一二而已。甚矣小人之難除，而君子之易見傷也。雖然，此何故也？君子持正，不能如小人之善悅其君，孤立無朋，不能如其多羽翼。臨事則聽命，無金帛貨財賂要人，而求輔助。直於言而剛於色，不能詭偽欺詐，宛轉以求必勝。是數者皆不及小人，而小人兼之。此勝負之所以不戰而分已。而吾以為猶不止此。天下之事，有道焉，有機焉。非道也，無以得事之正；非機也，無以濟事之成。自古君子於小人，平時則疾怒之狀，見於顏色。若不可與朝夕處。一旦欲攻擊，則謀之他人，考其事實，遲濡隱忍，不能遽發。至於起而攻之，又必昌言於朝，細數其罪。若結訟而上，以待聽斷者然。吁！吾謀未成而彼也，預防而為之地者，亦已久矣。若夫小人則不然。彼平日自知不為君子喜，朝夕思慮經營，待君子之攻吾而為之備。一旦決發，則驟如雷霆，疾如風雨。巧乎若逢羿鬯弓，射跛學之童稚。嗚呼！竇武屬於曹節，王涯戮於仇士良，元祐諸賢竄於淳京，天啟諸賢戮於崔魏。吾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流涕也。彼君子

者。何其失機。而小人者。何其機之捷也。天下之人。死於病者。十僅三四。而死於醫者。十常七八。癰疽大病也。而未嘗遽死也。無扁鵲之技。而決而潰之。則其人乃立死。世之小人。其始意止於患得失。彼既知不為君子所容。則日夜謀為自保之計。而倒行逆施。無所不至。竇武王涯之難。身雖死。國猶延。若夫何進之誅宦官。則身死。君奔。而國祚幾亡。於是日矣。且夫遇小人者。不攻則已。苟欲攻之。則勢當必勝。勝之如何。曰。深警捷速。如小人之所以害君子者。而其術得已。夫深警捷速。在小人害君子。則為姦。為邪。而君子用以去小人。則為忠。為正。吾請證之。昔宋丁謂陷寇準。排李迪。天下譁然不安。莫能去也。及真宗崩。謂為山陵使。王曾乃入白太后。謂謂包藏禍心。故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而謂幾立誅。明御史攻嚴世蕃也。疏入。沈鍊楊繼盛事。徐階曰。若如是。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手削其稿。獨用通海寇及南昌地。有王氣。購為嵩塋等事。疏一上。而世蕃棄市。夫謂固姦邪。曾所言豈事實哉。然而必如是者。不出此。則謂不可去。其用意正與徐階同。所謂機也。而儒者或曰。事不當求必成。曾所為不足法。嗚呼。去小人者。為身耶。為家耶。為一己之名節耶。為君父之憂。國家之患耶。今夫擒虎豹者。毒弓矢。設陷阱。以求必獲。而人。不以為非者。除害故也。進獵者而告之曰。是非仁術。汝其袒楊搏之。獵者死。而虎豹之害日深矣。

韓信論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高帝自謂不如韓信。然其兩奪信軍。若取物於嬰兒。無所用。力信之言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吾竊疑信之將兵。抑猶有所未善也。古之為將者。退軍休舍。堅壁壘。謹斥堠。嚴烽燧。多閒謀。無事之時。常如敵至。故曰。名將之兵。堅如山嶽。言其防禦之嚴。凜然不可犯也。方信與張耳將數萬之衆。軍於修武。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信卧內奪其軍。信猶未起。及信起。乃始知漢王來。而大驚。噫。信之將兵。其疏乃至於是。與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文帝勞軍。不能入。其至霸上棘門。則直馳入壁。將以下騎送迎。帝歎謂亞夫真將軍。而謂兩軍為兒戲。可襲而虜。若信之軍。其不幾於兒戲矣乎。當是時。信獨破趙服燕。楚方圍漢於滎陽。而齊之七十餘城。抑猶未下。間有智略之士。設詭譎之謀。用其詐。而乘吾疏。輕兵襲於軍門。刺客入於帷幄。信且高卧未起。噫。然以其應漢王者應之。豈不危哉。吾故曰。信之將兵。有所未善。嗟夫。自古英雄之士。才略不可窮。蓋有值其時。幸而成功。有不值其時。不幸而終無濟者矣。吾觀武侯之將兵。其慎也。加於韓信。韓信之將兵。其疏也。不及武侯。然而信所值者。魏豹。夏說。龍且。陳餘。率皆淺細迂拘之士。故雖行軍防禦如是之疏。而卒無人焉。攻其瑕。而蹈其隙。惟其伐趙也。乘勝而去國。遠關。以出於絕險之

井陘時則有李左車者。教陳餘以奇兵。絕其輜重。深溝堅壁。不戰以挫其鋒。使餘聽其計。則信成禽矣。而餘也棄而不用。使信有成功。武侯所值者司馬仲達。於魏延異道之謀。終其身不敢用。然愈慎而愈無成功。若是者皆天而非人也。世乃謂武侯不從魏延之謀。以為失計。是徒見韓信之行險獲濟。而不知李左車者之世不乏人也。嗚呼。世以成敗論英雄。固已久矣。

擬言風俗書

臣聞之天下之風俗。代有所敝。夏人尚忠。其敝為野。殷人尚敬。其敝為鬼。周人尚文。其敝也文勝。而人逐末。三代已然。況後世乎。雖然。承其敝而善矯之。此三代兩漢俗之所以日美也。承其敝而不善矯之。此秦人魏晉梁陳俗之所以日頹也。而俗美則世治且安。俗頹則世危且亂。以古言之。蓋有歷歷不更者。我清之興。承明之後。明之時大臣專權。今則閣部督撫。率不過奉行詔命。明之時言官爭競。今則給事御史。皆不得大有論列。明之時士多講學。今則聚徒結社者。溷馬無聞。明之時士持清議。今則一使事科舉。而場屋策士之文。及時政者。皆不錄。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我國家知其敝。而一切矯之。是以百數十年。天下紛紛亦多事矣。顧其難皆起於田野之奸。閭巷之俠。而朝堂學校之間。安且靜也。然臣以為明俗敝矣。其初意則

主於養士氣。蓄人材。今夫鑒前代者。鑒其末流。而要必觀其初意。是故三代聖王相繼。其於前世皆有因。不力舉而盡變之也。力舉而盡變之。則於理不得其平。而更起他禍。何者。患常出於所防。而敵每生於所矯。臣觀朝廷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愞。臺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貨財。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蓋自秦人魏晉梁陳諸君。皆坐不知矯前節。國家之於明。則鑒其末流。而矯之。稍過正矣。是以成為今之風俗也。上之所行。下所效也。時之所尚。眾所趨也。今民間父子兄弟。有不相顧者矣。合時牟利者。是為能耳。他皆不論也。士大夫且然。彼小民。其無足怪。嗟夫。風俗之所以闕乎治亂者。其故何哉。臣民之於君。非骨肉也。其為情本易渙也。風俗正。然後倫理明。倫理明。然後忠義作。平居則皆知親其上。而不相欺負。臨難則皆能死其長。而無敢逃避。相繫相維。是以久而益固。永而彌昌也。今自公卿至庶民。所懷如是。幸而承平。亦既蔽法營私。無所顧戀矣。一旦有事。其為禍安可復言。滑縣之寇。鼠竊狗盜。何足以云哉。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入京邑。戰宮庭。而內臣至於從賊。非狂寇之智。足以大致吾人也。吾之人。漠然不知有倫理。稍訪脅之。遂相從而唯恐在後焉。臣聞之。天下之安危。繫乎風俗。而正風俗者。必興教化。居今日而言興教化。則人以為

迂矣。被以為教化之興。豈且暮可致者耶。而臣謂不然。教化之事。有貴有文。用其文。則迂而甚難。用其實。則不迂而易。夏商成周之事。遠不可言。臣請以漢論之。昔者漢承秦敝。其為俗也。貪利而冒取。賈誼所云。孽子者利。同於禽獸者也。自高帝孝文。因辱賈人。重禁贓吏。遂不久而西漢之治成。其後中更莽禍。其為俗也。又重死而輕節。逮光武重敬大臣。禮貌高士。以萬乘而親為布衣。亦遂不久而成。為東漢之治。由是言之。移風易俗。所行不過一二端。而其勢遂可以化天下。不為難也。今之風俗。其敝不可枚舉。而被以一言。則曰好說而嗜利。惟嗜利。故自公卿至庶民。惟利之趨。無所不至。唯好說。故下之於上。階級一分。則奔走趨承。有詣媚而無忠愛。教者以身訓人之謂也。化者以身率人之謂也。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欲人之不好說。則莫若開諫爭之路。今天下有河工災務。國用不足。故競言生財。夫生財不外乎節用。若其他非害政之端。即無益之舉耳。近者

皇上憂念庶務。菲食惡衣。以儉聞天下。然臣意以古裁今。則猶多可省。漢貢禹有言。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攝。宜講而行之。而杜口不言利事。有言利者。顯罪一二人。示海內。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利往者。

皇上新即大位。當命臣民率得上書矣。既而言無可采。遂一切罷去。夫言無可采。其

故有二。一曰爵之太輕。故奇偉非常之士不至。一曰禁忌未皆除。故言者多瞻顧。依違不敢盡其說。今日者宜損益前令。令言官上書。士人對策。及官僚之議。乎政令者。上自君身。下及國制。皆直論而無所忌諱。愈懇愈直者。愈加之榮。而阿附逢迎者。必加顯戮。夫如是。則天下皆知上之不好諛。夫上好諛。則動直敢為之氣。作上不嗜利。則潔清自重之風起。天子者。公卿之表率也。公卿者。士民之標式也。以天子而下化公卿。以公卿而下化士庶。有志之士。固奮激而必興。無志之徒。亦隨時而易於為善。不出數年。而天下之風俗不變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士。器器然爭言改法度。夫風俗不變。則人才不出。雖有法度。誰與行也。風俗者。上之所為也。存其美而不能自持。故自古無不衰之國。周漢是也。有其敝而力能自變。則國雖傾覆。而可以中興。東漢是也。今者繼世相承。則舉而變之。事易而功倍矣。此當今之首務也。

抱膝軒記

自明祖都江甯。而楊吳城濠園於城內。其水流日就狹。及其東至竹橋。有水穴城來會。古所謂青谿一曲者也。折而南流。至柏川橋。再會鍾山之水。又稍南。過大中橋。則淮水入東閘。與相灌注。楊吳城濠。雖就狹。而會是三水。半里之間。勢猶浩瀚。又其地北見雞籠。東北見鍾山。而東岸率果園菜圃。雜植桃李。韭菘之屬。山林映帶。舟楫往

來雖居城中。殆無異於郊外。予自歸江甯。家凡六徙。近乃僦宅居。是水之西。老屋百年。塵埃淋漓。每暑日。激射陰雨。連綿烝炆。沾淋漓。顧視無可逃避。予居之未嘗不適也。獨其屋僅四間。自奉母處。妻孥置厨爨外。了無燕息之所。意尚闊然。嘉慶十五年。歸自山東。始即第二室。屏後一楹地。葺為小軒。顏曰抱膝。借書滿架。置榻一張。偃仰嘯歌。始獲其所。然其為地前近市廛。後連閭閻。而左則直接鄰家。不壁而板。凡夫行旅之歌。唱婦孺之謔。吠雞犬之鳴吠。嘈雜喧闐。殆無時不至。而當予神會志得。抗聲高誦。家人每笑謂其音聒人。三者之聲。蓋往往為所掩也。昔諸葛武侯隱處隆中。抱膝而吟梁甫。時人問其志。但笑而不言。予之名軒。豈敢以武侯自命。蓋亦陶公所云容膝易安之意而已。然予既厭薄文辭。又不汲汲然志在科舉。斗室之間。諷書不輟。有相問者。予將何以答之耶。軒既葺。居者一年。明年予為人所招。不恆在家。而其室遂廢。然一時之興。有不能忘。故追而記之。柏川橋者。與予所居後戶對。其前戶所臨街。稱名多異。或曰其地古屬絲鄉。名曰絲鄉營。或曰柏川橋北百餘步外。其地為明之東廡。至今猶名曰東廡。而此地則明之餉營也。是二說者。今皆不可考云。

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梁麥菽牛羊雞豕魚鼈

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誦。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慊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為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軌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為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為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救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為賢軌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為大賢。原憲為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遠。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為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為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子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為之記。

餘霞閣記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破進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盃山。盃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巷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為閒暇讀書之所。由巷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為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為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城姚郎中為命名曰餘霞之閣。盃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為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認認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王礪可家傳

王君名鈞字礪可常州武進人七世祖章明巡視京營御史崇禎十七年死閔寇難
諡曰節愍子之柯以父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其弟之枚官兵部職方司主事出為
金衛監軍道大清兵破義烏不屈死後賜諡曰忠節君則指揮僉事後也幼讀書
慕宋明道先生程子為人自名曰景穎補府學生繼入國子監乃改今名君九試於
鄉不得舉後以四庫館謄錄勞得縣丞發陝西權署數縣主簿典史十餘年始咨補
華陰縣丞在官不二年而陝西有教匪之亂初教匪起於湖北始僅數百人勢微矣
朝廷命總統將軍督撫諸大官帥兵討賊計其功當旦夕就居無何乃蔓延入川
陝數省騷動訖數年然後殲滅盡云君官華陰大吏調守山陽豐陽寨君則糾聚義
勇八百餘人勉以忠義且教之戰法不一年其兵皆可用嘉慶二年賊大隊犯陝一
由盧氏入雒南一由郟陽入武關關中大震是時山陽知縣高肇普請調君同守縣
城君得檄即由豐陽入縣城預為死守計而以所糾義勇隨大營聽調用義勇遇賊
頗爭先出死力值將帥非其人逆盡殲焉君聞為建祠山陽南關勒文誌名姓哭而
奠之觀者皆泣下明年君有運餉之役始賊既退君且歸華陰大吏又調赴洵湯理
撫郵事知縣某者貪酷吏也私約與君分賑項君駭然曰此何時君安忍言此某恨

甚思中君即薦君以是役。二月十二日。君運餉宿鎮安廟溝。驟聞賊首高均德率眾至。兵役懼。勸君逃。君怒叱曰。死吾分也。逃何為。明日黎明。君護餉出山溝後路。突有二賊率眾躍馬來。直顛君隊。賊亦下馬持君手。意殆欲君降。君奮罵曰。我運餉。縣丞王銑也。汝等負國家為叛逆。行且誅屠無噍類。即奮左手拔刀砍賊。賊大怒。猝君投坡下。叢刺之中。五十餘槍。剖腹割耳鼻。死。從役李金亦同死焉。死後七日。知縣蔡澗復其屍。漢中府知府趙洵視含殮。事聞。敕賜廕卹。視他陣亡者有加。君祖綸。宣學廩生。父承恩。不仕。子韞輝。今襲雲騎尉。

贊曰。君家世居常州奔牛鎮。自節愍忠節兩公。皆殉明難。而君又以死事繼之。人皆謂奔牛王氏忠臣家也。雖然。兩公值國破君亡。死何足怪。今天下方享太平。教匪之起。鼠竊狗盜。安足置齒牙間。而顧使清貞強幹之材。用不得施。糜身於盜手。傷已醜。賊禍者誰與。不盡君才。而置諸死地者。又誰與。或曰。君之生也。其父蓋夜見節愍公。而君幼夢賦詩。已有壯士忠魂之語。然則士之死於國事者。其亦天實為之。而初無關於人事也耶。嗚呼。是則予所不知也已。

筠垞沈公傳

徐錫齡

公姓沈氏諱學詩字涵之號筠垞先世居浙江湖州路始祖諱文俊於元至正末年避亂遷居鹽官之東北垞即今嘉興府平湖縣清溪鄉也晉纓累葉顯於前明六世祖諱榮以天順癸未進士歷官貴州布政使司右參政崇祀四省名宦及鄉賢祠曾祖諱鏞太學生祖諱宗漢考諱霖俱太學生並以公仕贈封如公官妣陸氏贈孺人公性沈毅寬厚好學工書十歲就學京師寄籍宛平補學官弟子員旋食餼膺貢三試棘垣報於一第戊午之役泮厲以前志在必篤命下族兄文恪典京闈試事以迴避罷乃憮然曰家貧親老不為祿仕少壯蹉跎老將至矣時楚蜀軍興公握槩從戎蜀帥勒公保奇公才羅致幕下贊畫軍需隨同征勦事定叙勞遂由什邡尉梁山丞遷慶符令無何丁母憂歸服闋起知溫江縣調成都縣所至催科不擾讞獄得情豪猾屏息庾辰辛巳間攝叙永同守大吏以廉卓薦於朝超遷行有日矣而又以封君之憂去三年喪畢廬墓以居有終焉之志蔣相國攸銘時帥直隸郵書勉以報國強而後起甲申冬除奉天海城縣縣瀕海地僻民不興學公至立義學給膏火日有程月有課邑人王宗亮應童子試拔置第一憫其單寒招至署中飲食教誨成進士以去錄是執相勸勉軍屯田增租議起他邑奉行恐後公以不便於民再三

力爭事得寤其他課農桑賑貧乏施藥施棺掩骨埋骸務以實心行實政俸祿雖薄不使有餘日食糞鹽脫粟囊囊蕭然破書數卷公退之暇手不停披與寒士無異在遼左三載兼攝奉天治中新民同守蓋平廣甯知縣以勞瘁卒於官卒之日村媪牧豎無不涕零士民投牒當道請祀名宦者以千百計事雖未及聞而德澤入人之深從可知矣公生於乾隆庚寅五月六日卒於道光己丑正月四日春秋六十勅授文林郎奉天海城縣知縣配黃氏封孺人閩籍諱朝爵如有壹德少公一歲丁亥卒遼室張氏周氏子二應奎應慈女二長適廣西鬱林州知州高郵王彥和次未字嗚呼以公之才豈直宰百里哉乃公卿重之士民愛之前後服官三十年治績懋焉而秩不加崇者非才之有所限也遇也雖然公之心無愧乎古人有辭於後世矣其又奚憾焉夫以年月日葬近圩之原

銘曰以清傳竅以誠立心華搗春藻聲斐藝林及參戎行公然健者磨盾營前量沙壘下載離鏡帳爰佩銅章崇垂巴右尸祝遼陽陽城心勞茅容色喜孝養兼隆公忠自矢庭有懸魚烏香飛鳥盡瘁以死噫嘻嗚呼我書瓦屑銘茲幽壤千載遺徵臨風景仰

黃孝子遺集序

楊太灝

余初不識古愚道光乙巳郡志局開邑博彭曉杭先生徵古愚入局余亦與焉遂與古愚定交與共硯席者三年又三年而古愚死古愚好吟河曲黃惺齋先生權郡篆時見其詩奇之手錄十數紙去古愚之詩曉杭嘗為之序古愚因盡錄其生平所作屬曉杭與新化鄧湘皋先生點定未幾古愚丁其母夫人憂曉杭聞之曰噫古愚死矣已而果死蓋已毀也未死前二日顧其子喃喃語若欲收藏其詩稿者曉杭聞之急遣人許俟點定付梓以行古愚遂瞑誠可哀也已頃曉杭出其稿屬余編次余受而讀之覺字裏行間觸處皆有吾古愚在馬呼之欲出也古愚於書無不窺而所遇特窮惡狷性狹中冷面隔俗非其力不食人亦或從而非笑之其遭迴屯踣剛介不屈之氣一寓於詩而橫口而出類多憂時嫉俗之作其高者沈雄激宕纏綿悱惻湘皋嘗病其氣質略粗而曉杭則以南宋詩人許之言固各有當也古愚詩其遂顯於世乎古愚少孤事母孫夫人孝謹垂老如嬰兒家貧資館穀以養然日必歸查在志局時孫年八十五古愚亦六十餘矣嘗一夕寒甚已就枕忽披衣起問之曰思吾老母耳遂冒風雪馳三十里歸比至叩之曰適老母念我甚耳此與古之母嚙指而心痛何異為感泣者久之喜濟人急在局三年節省其薪水之資每冬必購絮衣棉被

各數事以貽戚族之貧者。其至性過人如此。先是惺齋先生欲以古愚孝行上聞。以屬曉杭。其母亦以苦節著。曉杭先後為之詳請。已而詔旨相繼下旌其門。其卒也。與湘皋經理其喪。表其墓。且為致主於節婦孝子祠。所以顧恤其孳者甚至。今又亟亟馬踐其諾。刻其遺稿以傳。此其用意之厚。獎善之周。豈兢兢私一古愚乎哉。而古愚窮老一諸生。晚逢知遇。生荷褒嘉之命。沒有俎豆之榮。青山之骨不朽。草堂之名益著。其亦可以慰長逝之魂。而灑千秋之涕矣。而古愚傳矣。余無以序古愚詩。惟是古愚之行。為余所親見。而未嘗為他人道者。若復不言。恐遂湮沒。且曉杭始之終之。所以風勵斯世之意。亦不可以無言也。於是乎書。

書孝子楊太祿傳後

志曰楊太祿邵陽人。謹愿有至性。母戴體羸多病。太祿朝夕齋素。為母析膏。乾隆壬子六月。母大病垂危。太祿嘗糞味。變割股肉和藥以進。未幾母卒。廬墓三月。事父如事母。父年八十餘卒。哀毀骨立。亦廬墓三月。夫孝庸行也。孝而割股則庸而奇矣。人遂以為人之為此。將以求此名也。余檢郡邑志。孝有以割股著者不下數十人。類皆可歌可泣。而光忠孝之編者矣。大抵人子於親病垂危之時。治療之術既窮。呼籲之途又絕。計無復之。而出於割股調藥。以冀其親之萬一。或愈當其引刀忍痛。號泣請

命鬼神為之感泣。猛士為之變色。蓋氣感情至之所為。所謂其愚不可及者也。故謂其過中失正。不可以為典要。則可。而以為近名。將古之志士仁人。遭君父之變。赴湯蹈火。冒白刃而不顧者。亦以為近名而少之哉。韓五泉志朝邑有云。賢者長者懿德美行。湮沒多矣。而孝子之名獨彰。蓋實至名歸。理所必至。而非孝子之心也。夫有名非孝子之心。其肯割股毀形以求名乎哉。故錄志中原傳而論之。如此。余稔公之為人。橫直少文。志稱其謹。慮有至性。乃其實錄其人。固非知好名者也。

黃荆洞記

郡城西北二十里許。有山曰殺山。怪石嶙峋。熊蹯虎踞。多穹谷岷巖。而其大者為黃荆洞。洞連屬如重闕。始入可羅胡牀十八。九旁有石柱天成。其下水流成溪。響操琴。蹠漸窄如瓮。再進復歷落宏敞。差可容數十人。頂俱有華蓋。又入則犬牙錯互。漸就昏黑。投以石作鐘磬聲。燭之則石田縱橫。田畔有小潭。潭水清冽。時有遊魚。頭頭可數。立久寒氣砭人肌骨。旁有數穴。左穴微敞。可蛇行入。曾有窮其險者。結伴然炬半炊時。山頂佛龕石下。聞擊啄聲。啟之則一人出。又頃或出自山后石穴。或踰數里。自前山小洞出。如蟻穿牟尼珠。不自知其所由出。復不知窈暗中何以相失也。各道所見言人人殊。未身歷者。蓋亦不能辨也。洞前有兩荆樹。盤根石上。一則圍七尺有咫。

國朝文匯

卷四

九

國朝文匯社印

一過七絕。高俱八丈有奇。蒼古聳秀。望之如雲。婆娑動幹。抱石俱老。洞以此得名。

白水洞記

洞自崇溪徑北。兩山繚互夾峙。中有清溪百步一折。寂無人煙。窅乎莫測所嚮。沿溪行三里許。經鐵局亭。又里許。抵一橋。橋之旁曰片石菴。菴上有巖曰吞湖。右有亭曰寒碧。寒碧亭當山水要隘。松濤石籟。時與疏鐘相答。行者裹衷其間。覺山窮水盡。無復有進步處矣。既而右轉數百武。豁然一小洞天。民居數十家。田園廬舍。鱗次相望。溯流而上。有滴水巖。青壁側立千尋。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轉側間。前阻巨石。從石壁行而上。兩旁徑絕。居人於石壁鑿石置趾。行者捫蘿附壁。足垂二分。俯視澄泓。倒影滄海。稍一移足。輒眩掉不能自持。須臾踰險。誦青蓮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句。為之憮然。里許瀑布懸於巖上。高百餘仞。如水晶簾。及山半。有石承之。忽破碎如霧。如霧如雲烟。散布不可名狀。下注為冷泉。晴則日光映之。作五色。長虹炫耀不定。巖前土潤草肥。陰森繚遶。幽寂移情。其中為陵塘。為靜池。又為深隩。八九仞。游魚出沒不時。又二十里許。積峯側嶺。移步換形。令人應接不暇。至螺蚌洞。水源出焉。崎嶇險巖。人蹟罕到。山上居民。皆刀耕火耨。結茅以居。如在天半。至此迴望洞口。連峯虧蔽。白雲合沓。不復可辨識矣。

竹界衝水記

龍山之陰竹界衝距嶽平頂二十五里。溝水一道。秋冬不竭。源出雞冠山。山處嶽平頂之腹。如雄雞昂首而絳幘。故名。水自懸巖噴湧而下。十里至羊虎洞口。經會家壩壩之江身。即楊家灘之別源。合經流以入漣水者也。五里至紫花坳。細澗衝。又五里至油榨衝石頭坳。始入竹界衝。居人黃周二姓。於上流均一分注。蔭潘家坳茅塘黃衝集大方塘。脚下乾塘排鳥龜塘。上下田畝。於下流均一分注。蔭潘家坳茅塘黃衝集大方塘。背上都計近萬畝。旱暵得藉以無虞。而雞冠山之水利善矣。嘗考龍山諸水。其岡脊以北為漣水發源。南為邵水發源。漣水出邵陽三溪一都。界江坳。經五都六都入湘鄉。周學憲詩所謂八面龍山湘占十。一分漣水邵居三者是也。邵水出邵陽三溪三都龍山。自洪橋至西洋江。會桐江槎江。又西北至雙江口。會檀江。至郡城東關外。攔江甯入漣。自是礪而為七十二灘。蓮而為四十八溪。泓而為二十四港。然後同聲併力以達於洞庭。在沅湘間。獨為一派。即漣水且不足比數。况竹界衝水乎。雖然。士無論出處。期於有用。功無問大小。期於及物。今夫草澤之中。寒泉一泓。沛然四達。遂於舟楫。疲於桔槔。源不待尋而可知。流不待考而具見。然而靜深而有本。時出而不窮。居民皆得以食其利。及其有餘。亦滔滔汨汨。而有朝宗會同之勢。以視大川之水。其汪洋澎湃。

渾。渾浩流轉。雖若可驚可愕。時而高亢絕物。居其間者。或至不得蒙其涓滴之惠。是雖巨細顯晦之相懸。而食其利者。終不能以彼而易此也。如竹界銜水者是已。抑余讀劉澹山先生游龍山記。詳於山而略於水。其記水處。亦止略言邵水之源。而澗水未之及。湘邵邑志。皆詳言之。此水同出龍山。曾不得挂名其間焉。蓋方志之遺漏者。抑又多矣。茲得備悉此水之源委。與其及人之功用。因表而出之。為茲水賀。更為瀨是水而居者賀也。

復沈舜卿先生書

吳廷棟

來書所示官場之弊。謂士大夫無恥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實深中今日人心風俗之弊。其積重難返。莫如今日為甚。某竊觀夫易剝之一陽。將盡於上。即復之一陽。已生於下。天運原無往而不復。而傾否亨屯。要必恃有仁人君子。維持補救於其間。此人所以為天地之心也。故欲挽回盡人之無恥。必先視乎一二人之有恥。世有賢豪固當獨任其責。即吾人同生斯世。亦當分任其責。遠而在上。權足以有為。則挽回以政教窮而在下。權不足以有為。則挽回以學術。即伏處一隅。足不出里閭。但使聲氣之應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將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縱不幸而截胥及溺。猶將存斯理於一縷。以為來復之機。是亦與於維持補救之數也。若不知此義。而惟自求一己之安。則飲食居遊之衆人而已。其亦僅愈於世之敗常亂俗者耳。天生是人。究何關於有無哉。雖然。所謂有恥。非徒抱羞惡之隱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無愧。而後可為有恥之士。此聖人言有恥而必實之。以行己也。張楊園先生曰。此身在天下。與人並立。不為人轉移。即能轉移人。無中立之勢。嗚呼。可不慎哉。此言誠可味也。至於升沈顯晦。惟當付之時命。若生一分計較。恐即增一念怨尤矣。直抒鄙見。質之左右。以為何如。

答倭艮峰先生書

昨接覆函。備承教益。敬惟德政日新。誠心所孚。自必有妙於潛移默化者。曷勝翹企。來論剖析仁義之相為體用。足徵近日精進之功。自勸之嚴。實有所得。非僅託空言者。比竊謂孟子首以仁義並言。雖本孔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語。惟處處提出義字。以破除利字。尤為大有功於人心。蓋後世人心陷溺之深。皆由利之一字中之耳。其受病之淺深。即為人品之高下所由判。苟不能將此根株拔除淨盡。恐立腳終不堅牢。雖平日砥礪名節。講求經濟。或時見色筆豆。失聲破釜。識者固早卜其智淺力薄。難期負荷艱鉅。不待猝臨事變。而後知其不足恃也。此非必有意作偽也。抑正由夙昔立心制行。於義字界限。決擇不精。持守不力。其心髓中隱為利字所奪。遂不覺浸淫以至此耳。可懼之甚也。況名與利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為利心則一。今之陷於利者。人或知戒。而以名罔利者。人鮮知戒。至諱明體達用之學。而存急功近名之心。則人並不知其為可戒。學者不先打破此關。恐此生實無可駐足之地矣。敢質之先生。以為何如。

答陳壽卿太史書

接奉手書。藉悉進修日新。欣慰莫似。東省黃流為患。已成年例。小民逃亡相繼。捐賑

日竭。撫師無資。深為心疚。今歲旱蝗。充不成災。實出僥倖。乃謬以此相詭。實使某悚惶無地。深自做省。苟萌邀譽之念。遂至貪天之功。不惟自欺。是欺天矣。惟此間吏治相沿。蔽癩已深。非大勵廉恥之防。從人心挽回。無能補救。某初履任。惟坦懷相示。凡一言一動。無不可使人共見。律已雖嚴。待人則恕。時存與人為善之心。但能自改前非。不追既往。其困苦之缺。必加調劑。要使下情可以上達。而兼聽並觀。虛懷納善。初不一念自是。惟病民廢事者。則絕不敢稍自姑息。以邀寬厚之名。此則耿耿不昧之衷。差堪見諒於人者也。竊謂天生一世之人。自足供一世之用。培養固在平日。而懲勸則在臨時。誠使黜陟當。好惡公。雖當積弊之餘。祇須去泰去甚。以勵其餘。即人心可不崇朝而轉。彼工於揣摩迎合者。必將移其營求奔競之智。轉為趨事赴公之計矣。惟絮矩之道。必求之上下左右之際。以證明所惡。正不徒責之人而不知反諸身也。彼殃民者。誠宜嫉矣。利害亦人所共明。貪而必黜。彼豈甘蹈之耶。此必有所恃。以無恐者。且懲而不知儆。亦必有不能服其心者。是安可昧於藏身之恕哉。某自愧力薄才弱。不能自副其言。祇此張皇補苴。初無實濟。使竟知難而退。誠不忍上負。特達之知。若稍遲回。觀望。又深懼下虧生平所守。此所以夙夜難安。而自知決無以副朋友之期許也。惟現因陳弼夫都轉暫權。篆深得其助。前此蒲鄴捨匪。張相與

國朝文匯

卷四

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物色數人。調派往辦。大加懲創。漸就肅清。亦其知人之驗也。惜其不日回任。故難越俎耳。某惟一日未去。自盡一日之心。儻竟至於無能為力。則斷不敢久妨賢路。足下知我之深望我之切。故敢率陳胸臆。要不足為外人道也。

擴修前明婁賢妃墓道記

鄧仁整

當宸濠兵潰樵舍。婁賢妃與一時獲從宮嫔。皆赴水死。明史紀事謂當日求妃屍葬者。為南贛巡撫王公守仁。而舊志則稱妃自沈。逆漂至德勝門外。漁人網得之。私瘞隆興觀側。即今新建上饒兩漕倉之窠所是也。夫此麗牲之石。久漸傾頽。掩沒於窮氓窳側者。歷有年所。逮乾隆辛未。鉛山蔣太史士銓與修邑志。請於方伯彭公家屏。重為立碑。妃本上饒婁諒之女也。母族避禍。易鍾姓。支裔有徙居沙井者。出所藏朱牒。道詣方伯。備陳妃墓湮圯之故。猶得稽其墮陟。而妃之死事。亦具詳焉。嗟乎。中州之記。與夫藏園片石之傳。其表揚蓋已至矣。越二十六年。吳公山鳳以觀察來領藩牧。捐金徙墓旁。蔽舍稍稍擴濶。在昔樵夫牧豎。攀登礪角之所。易為風帆雨檝。駭人過客。低徊感喟之場。世遠年湮。一坏不沒。固妃之靈爽陰相之。亦前茲守土者勿替也。咸豐三年夏五月。粵匪之亂。陷及金陵。其黨掠艘數千。突犯南昌。歷夏徂秋。三閱月有奇。封郭民居罹兵燹者殆盡。余守郡時。先事區畫。商諸臺省。為城戒備者嚴。賊至百計環攻。屢撲屢蹙。掘隧道。燃藥轟城者。再後就前壘陷隙。左右并發。裂數十丈。皆余與江公忠源及其弟忠濟合力固禦。且戰且築。極危而安。復與在事察窺出奇計。擊之賊窮。終不得逞。一夕焚攻具遁去。當其千櫓坳集。原野之叢祠古剎。為賊憑

據而旋成邱墟者不可勝數。以昭明太子之賢。文信國謝疊山之忠。咸不得其故。嚶之室。任窟孤。即一二憑眺所寄。如滕王閣。秋屏北蘭。諸勝。一俛仰間。悉與千萬間。聞頓成焦土。獨此冢封識可尋。吁。是殆志節不泯。留凶壤以俟存亡之故歟。史稱宸濠將謀反。妃泣諫不聽。卒困於兵。以身殉難。蓋明夫順逆之理。而悲逆藩之逞。戈為無道也。結衣沈江。有隱痛焉。余昨歲備兵。樓嘗鋒鏡。真身命於度外。而終以整險既失。狂瀾莫遏。不得擊楫提戈。先發制於境上。坐使重閭踰闕。悉委榛蕪。蒿目棘心。茫茫感集。其得留此騰蹟者。抑又益以悲已。曩者方伯彭公。以移官去。惠遽未增。式廓吳公。有意興廢。過於倉囹。憚重遷。未令他徙。余幸逮前賢。未竟之志。又以闌幽發潛。先為勝國遺簪。導揚嫵美也。治城既竣。命子輔綸監視修葺。并為文以泐緯楔。風景不殊。河山異致。後之攬斯勝者。其感慨又何如邪。

反送窮文

吳鳴鏞

蓬萊子倦遊息影。塊然獨處。葉走如人。虫吟若雨。風來空庭。招秋與語。廢卷以興。徒倚延佇。惆恍有客。排闥直入。偃蹇其人。黎黑其色。次且以行。登堂相揖。蓬萊子問曰。子奚為者。固非余素習也。客腴然而對曰。僕即昌黎之所送者也。自有此文。舉世共憎。山不倚水。熱羞逐蠅。北邙縱橫。白楊翳鬢。緯緯宇宙。杳無可憑。聞子寡德。請為子朋。蓬萊子曰。客固余所知矣。敢問客何以能窮人。而使人之共憎也。客曰。僕馬能窮人。窮自人召耳。不見錙銖計較。子母役使。仇讐骨肉。蕩滌廉恥。深藏若虛。貪得愈侈。天惡其盈。發篋倒籠。水火盜賊。若壑赴水。其或稍減。則淫其心。為甘為旨。為色為聲。目昧神馳。伺隙交頤。既搖其精。復罄其贏。又不見賤仕。纔登要津。潛結虎踞。而坐狼貪。以啗肉雷鼓。威心鉤展。棘天惡其盈。悻準出入。罰及厥身。其刑曰墨。或迨厥嗣。其敗曰瀦。連雲之宅。廢墟之迹。莫以致窮。乃僕之責。乃天之成人也。必厄以窮。天昇於初。僕承其終。玉成之力。與天同功。疏食飲水。陋巷翠巖。孔顏之窮也。馨香之報。尸祝庠膠。汨羅溺身。刑腐目盲。屈左史遷之窮也。離騷之經。記載之文。流傳于世。燦爛日星。至如長吉之窮。窮于年也。白玉樓中。賦手若仙。少陵之窮。窮于餓也。飯顆山頭。詩聖獨坐。窮之益人。厥驗自古。蓬萊子曰。子言是矣。然以余之所以窮。詰子。恐無詞以

對也。言余之行。小廉曲謹。求諸聖賢。觀天於井。言余之文。帖括腐爛。方諸作者。潢潦河漢。言余之詩。秋蟀春飈。期諸古人。謠諷韶韻。然而角張數奇。蓬蒿徑斷。秋水晨昏。顛泚頽汗。泣有牛衣。糧無鶴券。坐是以窮。豈亦天判。持以問子。一言姑贊。客乃面頰。舌塞。起欲遁馬。前攬其祛。且終余言。天下之理。窮則必通。改絃更張。卜或余從。虛名遭屯。曷為庸庸。投筆而表。易儒而農。春耕既深。秋穫必豐。篝燈夜織。脫粟宵舂。雞棲豚糶。圃韭畦菘。以烹以炊。雙親是供。迨及婦子。樂也融融。自食其力。安所得窮。況乎人之窮也。窮於有形耳。苟無其形。窮于何存。鼎鼎百年。轉瞬之際。槿榮而落。蟬蛻而升。子知其歸。余返其真。將偕子道。遙于無何有之鄉。分豈猶甘。被乎人世之惡名。客聞余言。歡若素暱。子毋余猜。余惟子即。子其止。吉祥子室。

張生宗浩小傳

易光焯

張宗浩字心異。一字萼齋。醴陵人。從子學者五年。許配以女。六年矣。年十九突患瘵疾。出館數月而卒。子深慟之。不敢以凶問聞於家。月餘。吾女竊聞之。悲不能勝。語阿母曰。張郎不作久矣。爹何匿不予聞也。兒月前夜夢不祥。無端服縞素。自門外歸。天命之矣。義無二天。命不敢違。不歸張氏。兒將安往。泣不已。日欲奔喪。阿翁聞之。亟成其志。不三月。即以家嗣次子元楨子之。俾之撫育。此亡壻之所以終成余壻也。壻天分不能過人。而溫靜足尚。日讀書不過二百餘言。言言咀吮。不肯一言滑過。不自背誦再三。不質予前。稍躡反席。猶必低聲。吾伊寂乃拚卷作字。審玩古法。置帖於前。凝睇成癡。伸紙操筆。如營大廈。意定乃作。作已游目往來。若喜若愠。久而不置。所讀書冊。經數歲。紙色如新。所用器物。安頓如前。無一零亂。嘿不多言。簡素自喜。惟屑此點澆。則浣易隨之。好潔之性。豈來造物忌邪。予嘗以守成令器為期。而其言不驗。悲夫。幸子兄子年已就傳。他日感傷風木。形容安仿。略為言之。牽予愁緒。竝語子。如持此以示後人於無窮焉耳。

先賢任子祠記

顧承

昔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師表萬代。遊孔氏之門者。顏曾而下。七十子之徒。莫不身通六藝。而當陽侯任子與言子。並為南方儒學之宗。乾隆四十九年。

聖駕南巡。所過聖賢祠墓。遣官拈香奠酒。孔門弟子。凡四祠。任子其一也。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子名不齊。字選。鄭元曰。楚人也。非夫悅聖人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者。與吳江同里鎮有任子祠。舊在龐山村。宋紹興間。五十九世孫盡言奏建。元季以兵火燬。明崇禎十年。七十二世孫大任移建今所。

國朝乾隆四十七年重修。中有本仁堂。江都阮宮保元書額。甘泉江藩為之記。攷之史。任子無事實。而漢志有逸論語問王知道二篇。周氏永年濟甯志謂此二篇為孔子弟子任子所述。其弟子齊東門子高蒯伯儀傳之。所謂齊論者也。夫聖人之言。可寶萬世。承學之士。無有不讀論語者。然魯論傳而齊論寢熄。後世幾不知有此二篇者矣。猶幸自漢至今。二千五百有餘年。遺文尚在。而孔子之微言。得以不泯。任子之功。不其偉與。嗚呼。士生千百世之下。非聖何法。非經何宗。去古雖遙。稽諸往籍。舉詞片語。皆可以治身心。勵德行。况聖師舞訓。猶有二篇之書乎。然則紀述之人。功在萬世。不獨為苗裔者所當崇其祀也。道光六年秋。裔孫兆麟。屬余為記。爰摭拾舊聞。推

國朝文匯 卷四

十六

國學扶輪社印

演其說而謹記之

見山樓記

其區之濱有吳淞馬據湖山之勝為吳地一奧區震澤王君醒庵居於此築見山樓以極覽觀之樂近為鄰垣所蔽山色轉匿令子雲舫承先志恐樓不與名稱伐石鳩工拓而大之於舊址增高若干尺於是湖山之勝始盡見道光戊子春落成屬子為之記夫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沒其間而東西兩洞庭為之最其麓縹緲高出雲霄顯晦陰晴變態萬狀或風日晴和逸岑明朗或雲濤浩渺羣峯晦冥帆檣出沒於其間魚龍變化於其際奇偉絕特之觀可喜可愕靡不得之几席間非家於此者不能悉其趣也瀕湖之民習焉不察無以易其耳目而拓其心胸醒庵故工詩著有見山樓集其領略每得於尋常游覽之外者雲舫媚學劬書其於此樓不徒驚耳目之娛而特以承先志也其孝思亦可尚矣哉昔蘇長公為靈壁張氏園亭記推本其先人之澤謂其子孫仕者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有節士廉退之行然其園在舟車冠蓋之衝豈若王氏之樓清遠閒曠使人望之若海上仙人也耶夫地以人重吳淞之在當日不知有所謂見山樓也醒庵創造於前而雲舫繼述於後而斯樓之名遂著其為湖山增重也何如子年雖遲暮尚思幅巾杖屨一登是樓為雲舫賦

之也

明西安府同知金公家傳

公明賢字樓臬姓金氏浙江仁和人。十四世祖某為宋吏部尚書。贈少保諡忠肅。曾祖文啟成化歲貢生。祖良杭州府學生。父受文湖閣中書舍人。祖父皆以公兄應奎貴。贈通議大夫。公由嘉靖庚子科明經授文華殿中書舍人。出為南直隸鎮江府知府。甫至境以誤書制誥。錮二級。遂留南直待補。歷署海州高郵州及沭陽縣。凡六年。以憂去。其在高郵也。慮五湖合一為患。請於巡按御史開石梁導石臼。濟泰湖。以殺其勢。使達於淮。五湖者。珠湖平阿。蟹社樊梁。高郵湖也。又慮洪澤衝越之患。增築隄堰。障之湖之西。故侍郎白昂開康濟湖以避五湖之險。日久隄圯。公修治之。於是湖流底定。一方賴焉。服闋。選授陝西商州知州。尋以功加同知。攝西安延安興安州。家同知西安府。公以秦地當天下要衝。軍政不可不肅。言之都御史。都御史即命公監督。公乃陳防禦六事。安邊七事。復以總兵林某衰老。副總兵萬某侵冒。力請黜奪。皆從之。公為政。因事制宜。所至得其要領。明敏善聽斷。摘發如神。在商州有殺人於道者。不命捕。越日召一匠按之。曰。予過爾里。有詬予者。爾乃謂予為仁。是殺人者爾也。匠駭服。有被竊者。謂其人曰。爾物在爾子室也。其人歸而求得之。或問其故。公曰。

彼被竊時家之人無一聞者而獨其子聞之子又好博故知其為子也有發隋帝陵者盜獲事定矣公言於上官曰盜皆非是發陵者商州貢生趙某也上官駭且疑公曰趙多古器物買於人而不竭且其家多說異客故知之即令同知某與公往捕并縛其客一訊而服公儒雅風流又善繪事公餘輒自圖其所歷以寄意焉自商州至西安凡五年而卒卒之日無餘財公有同年友陳洪範者贈之乃得歸葬云子一希文縣學生

論曰自古有用之才不得其柄而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若公則身已仕矣乃又未及大用不究厥施非命也夫然禦災捍患詰姦除暴已卓卓可紀如此使得秉節鉞而制一方赫然為名臣可知也公九世孫應麟述公行事甚詳爰刪其要為公家傳

廣東欽州知州李公傳

公名書吉字敬銘號小雲一號半鈿江蘇常熟人也祖塋父諡皆贈文林郎雲南宜良縣知縣公少工經義中乾隆庚子順天鄉試以三通館膳錄議叙知縣五十七年選授雲南之宜良歷廣東龍川澄海終欽州知州遇事勤敏有膽略五十九年宜良地震壞民廬二千餘區人多死者震連日不愈民益惶駭為養舍以處之大吏遣官發賑使車絡繹捐俸金以應上不費而民困舒鄰邑河陽水發衝蝕隄岸民開下區

洩水下區民持械闖公馳諭令亦開下區達之大池江即計畝出夫完築隄岸民以無患六十年權永北同知兼理得寶坪銅廠事永北為迤西真區外轄五土司延袤甚廣夷人苦漢人腹削公曰此官為撫夷設不亟拯之可乎於是悉以控爭田業還夷人而懲漢人之姦欺者土司歲多雜派陋政悉除之他為民害諸役請於上官更其舊章著為令會威遠探黑煽亂中丞倉猝赴勦命公募土練往助嘉慶元年權攝雲南縣事蒙化姦民乘提鎮遠征藉夫馬鹽斤苦累糾眾索吏役挾其目而劫其家沿至趙州公在郡馳回悉召紳士授方略分段乘城守禦諭諸不逞曰爾等皆良民所苦當為爾裁革亟宜解散以自全毋橫罹重譴也不聽閱七日勢益張將駕雲梯入城公被冠服懷印若將身殉者民奮呼曰爾恨前官已去矣與新官何與爾等縱欲快心奈天理何晚譬再三始感謝願聽命明日出城撫民環憩者萬餘人公發昔條革所不便皆相率歡躍而去時永北亦有姦人擾民上官令公再攝永北單車往諭民毋得驚竄決責百餘人而定七年維西探探夷恆乍緦構逆制府覺羅琅玕公兼程進勦命公募土練四百隨之公杖竹竿踰雪山上下六十里達維西時隨行官少監司薩公榮為翼長兼理軍需凡行兵用法之事皆命公主之公謂女夷未嘗持械抗拒固請免死全活甚眾永北土練至分遣守糧臺按逆黨適公母袁宜人訃

聞回永北成服候代仍奉檄碾運常平穀。墨哀輪輓。七月甫得代而恆逆復熾。軍需局總理護糧儲廣南守翁公元圻欲乞公助理。公見中丞辭馬中丞強之行不得已。星夜絮餉二萬往赴頭敵大營。遇賊幾不免。抵營瀾滄江上。值暑雨瘴癘大作。公怡如也。時鎮道訊戰被俘女夷。公以前日免死例請。不從。又將以嬰孩投諸江。公力請散給土者鄉勇撫養之。瀾滄江發源衛藏。即古黑水也。中流湧起二丈。奔騰迅疾。從征者望而卻走。制府以公生長水鄉。令乘獨木船。日一渡江。傳遞緊報。倏大雨江漲。不可渡。則命公上溜繩。溜繩者。於江兩涯大樹高。繫以索。用革條縛筒其上。而以前餘條纏束於身。乘勢懸空而過。下臨江濤。不可俯視。既登陸。則羣峯壁立。賊張弩以待。公絕無恐怖。窮按餘黨。略盡。而恆逆亦遂誘執伏法矣。方軍興時。公建議雇用熟練。及土著鄉勇。與降賊。過江接搃。為以夷攻夷計。後卒用以蒞事。論功當擢。以憂去。服闋。謁選。發廣東。七年。權豐順。十二年。補龍川。制府蔣公彼銛。知公最稔。特調澄海。擢欽州知州。引疾歸。公性仁慈。能繁劇。恤民隱。心細而斷果。案無留牘。不曲意上官。上官交重之。所至以教養人才為首務。飭書院。立義學。士民悉悉向化。去而益思。豐順有虎食牲畜。公投牒城隍神。虎自至。陳鄒二姓鬪爭。鄒斃一人。傷一人。陳甲乙互誣。公令赴愬城隍神而鞠之。甲遂自供不諱。在龍川有王某妻王氏。入山川草為溫。

某逼恣而斃以毒草報驗時公書片紙焚而內之棺令氏魂漏夜赴署質訊得其實氏數旌典公嘗謂令不惜民民誰惜令不親務務誰親邑之有令猶家之有主也主不理事家必敗矣故其治邑事一如家事云既歸僑居虎邱與二三詩人為文酒之會芒鞋竹杖儵然自得卒年七十有六子二孝曾華曾俱先卒孫二人著有寒翠軒集行於世

顧子曰予見先生温温儒者也乃攷其入官行事雖古循吏何以加焉韓子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諒哉

吳公玉坡家傳

學博吳公諱大桂字仲宣號玉坡晚號海嶽遊人湖北黃安人也先世敬庵公某明季官吉水有惠政五世祖果石公某官光祿寺署正以時事日非罷官歸里高祖西澗公某國朝順治壬子進士官諸城令祖某明經舉人父稼軒公某房縣訓導公其仲子也以乾隆乙卯恩貢需次教諭公幼有至性事親愉色婉容終身如一日稼軒公訓子嚴委曲將順得其歡心稼軒公貧而好客公儲資以待不貽窘乏憂又校刊稼軒公所著四子講義書稼軒公卒於房也公聞訃一慟而絕救之乃甦扶服奔喪徒跣行二十里抵房而母又病甚公與弟近泉奉母扶柩塗經崖谷露宿棺右有

虎衛其旁。人駭異之。道房陵。一虎突出。去身不踰咫。公無怖色。虎遂巡遁去。抵穀城。母沒於舟次。資用絕。號泣無措。不得已。上書當道。荆襄巡道某素稔公行。飲之。乃得歸葬焉。明年。房人敬慕公。迎公教授。公攜子祖輩往。路經扶櫬故處。號泣終夜。至房病作甚。死。思得鮮魚。而非房產。多方購覓。忽於齋池泥滓中。得一尾。烹進而愈。人以爲純孝所感云。公爲人仁厚好禮。見義勇爲。事兄磊庵。敬愛兼盡。侍疾奉湯藥。數月不怠。兄早卒。事寡嫂。撫諸弟。人無間言。嘗遊洛旅次。遇西賈伍姓者。同寓。中夜伍暴卒。店主鄰保爭噬其橐。恐鳴車夫。公義形於色。可爭者散。爲經紀其喪。籍所有約八百金。贖於官。川牧偉之。責爭噬者。事畢乃去。一時傳頌其義。在房時。與諸生宋愷。誠善。同客秦中。宋病故。公與榆林守館師。謀送殯歸里。越三百餘里。往吊。行有日。而其叔適至。乃已。嘉慶丙辰。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公應。公固辭焉。公爲文。清剛縝密。凜凜有正氣。學極富。卒前一夕。猶篝燈覽讀。弗少釋。詰朝。齋被端坐而逝。平生試子弟曰。人惟率真最耐久。毋蹈一分飾。務氣又曰。吾一生刻苦。祇做得一誠字。嗚呼。此可見公樹立之有素矣。著有讀書記。咳蔗編。聞見錄。姓氏大全等書。藏於家。卒年六十有八。

贊曰。經云。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公以至行。格猛獸。而躍鮮鯨。茲非其效歟。跡其行事。

雖古獨行如何以加焉。

南疆逸史跋八

楊鳳苞

嗚呼。迂濶庸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譎。其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拗執之論。遇事而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明君為之。眩瞽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燭其詭詭。若斯人者。幸而當昇平之世。置散投閒。奉禮循職。焉可也。即有建白。尚無大害爾。不幸而直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要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謂敢言。有意之誇張。輒矜盡瘁。則其禍中於人國。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諸臣之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曆三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揚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恆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為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啟之也。若固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踊躍聽命。庶幾收用於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霽劫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噫。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中國之有人。懷德

畏威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衷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景國公。賜名朝宗。而堵允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為平遼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恆。及楊鼎和劉克珍。吳霖張再述。諸人皆不予秦封者。於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又明年王躡安隆矣。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以致與。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克終臣節。何至萌莽卓之志。效權況之謀哉。且諸人獨不聞唐德宗幸梁州。陸忠宣之請撫李楚琳乎。楚琳已殺張鑑。叛附朱泚。及奉天圍解。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臣又言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遣。宣公上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慙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詔。畧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遠。碓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惟在襄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復絕。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我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鈞。

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卒底中興。故史言德宗克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亦資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與楚琳約畧相類。諸人何無見及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桂藩之臣。無一忠宣其人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夫非桂藩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遂史論曰。小人之欺國人。知之。庸臣之欺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之矣。

侯文節傳

侯峒曾。字豫瞻。一字實成。嘉定縣人。給事中震暘子。天啟五年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與徐石麒。陳洪謚。號南部三清。以參議督學江西。疏陳學政便宜十事。銳意整飭。黜宗生兩人。忤益王旨。王問誤黜兩宗生。亦譴責胥吏乎。峒曾毅然曰。胥吏何罪。此曹奉參議參議奉朝廷令甲也。胥吏何罪。王愕且怒。然以其言直。不能有加。而罷。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湖。漕卒擊傷秀水令李向中。峒曾捕獲首惡。部內肅然。擢順天府丞。未上。而京師陷。福王立。召為左通政。辭不赴。乙酉五月。南都覆。起兵守嘉定。七月四日。城破。峒曾與二子元演。元潔。猶立城上。指揮鄉兵欲扶之出。曰。我既與城

國朝文匯

卷四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守城亡與亡。去何之。趨歸辭先祠。從容賦詩自沈于家之葉池。叱二子速行。二子皆曰。願從父死。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鉤得之。及峒曾首以徇。有金生者。夜竊峒曾首。藏之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輿棺入。欲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而至也。魯王監國。諡文節。峒曾性孝。仕宦十餘年。屢以母老乞歸。為人清剛絕俗。獨喜引掖後進。以文章道義相切劘。所著根柢理要。至性溢楮墨。聞名。納言集。演字幾道詩文操筆立就。工麗絕人。潔字雲俱。讀書過目成誦。皆諸生。幼子元濬。字智人。年十一。補諸生後亡命死。

黃貞文傳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縣人。少即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曆。晝所為。夜必書之。縕袍糲食。不苟取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有要人諭意。欲薦為榜首。峻却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南都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起。或問其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為彼牢籠矣。君子始進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弟淵耀暨侯峒曾。龔用圓張錫眉諸人固守。及城破。兄弟竝詣城。西竹勝庵。將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內事耳。今惜上人一片乾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宏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于城西。

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親，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死。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生。幼穎異，甫就傳，即向學。既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繪平居談道講德，往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時，人見鼎甲先上殿，皆噴噴稱羨，以為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今人必不肯為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可笑也。」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幘墜地，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繼于右。淳耀所著詩古文制舉業，原本六經，旁通三史，規範先正，皆傳于世。卒年四十一。門人私謚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廉學吟，兄弟死時，口血噴壁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

張茂公傳

張君名華，盛字茂公，號樸生。明末諸生，左都御史永明公元孫，工部郎中天秩曾孫。廣東參議廷讓之孫也。父文垣，郡廩生。天啟時，以朝政日非，曠然有塵外之志。卜宅於宋尚書沈德和故址，思終老焉。伯兄成英，補弟子員，遽卒。茂公少有大志，詩文出口成誦，尤諳於韜略。以匡濟為己任，然賦性剛直，親族朋好，苟有過，必侃言正論，以斥之。而卒以是取禍。陸某守湖州，湖郡飢，上救荒策，崇禎之末年，兵事告警，又上十

二策皆切于時務。歲甲申北都之變聞。明年南都又破。茂公詣祖廟且拜且哭曰。吾將為采薇之士耶。抑將為觸柱之臣耶。時潞王在杭州。授湖郡諸生。費宏璣為參軍。副使宏璣乃與道標。千總黃永錫。王元徽。舉人馮爾翼。諸生韓茂。賂蔡子標。金鎰布衣。王光祐募兵勤王。茂公亦策眾應之。迎副將黃光志于太湖。閏六月三日。夜據城。七甲祖大弼統兵來圍城。光志與宏璣皆死。茂公乃命畫工繪西山望海。哭日圖。以見志王通者。茂公妻弟也。素以斥己銜之。因為告誥。遂繫獄。賦詩曰。鐵索盤肩幾斷。啣破蓑。橫席挂頭眠。頑民何必求相識。不到重泉不值錢。又於獄中致妻王氏書曰。某世受國恩。義不再食周粟。誓堅蹈海之節。汝可守則守。不能守則嫁。公私難以兼。盡從此長辭。特訣。此乙酉七月也。九月死於獄。王氏方與子紳遁跡柳村。聞喪將奔。赴族人舍曰。不可。王曰。國亡臣死。義也。夫死妻從。理也。今夫死矣。何有于未亡人。卒請於官而歛之。而當事者亦竟置不問。余於茂公事頗未得其詳。訪諸張氏後裔。得其家乘。並獄中書。雖殘篇漫漶。而子墨間尚存生氣。猶可想見其為人。嗚呼。以茂公之忠。蓋不能垂史策。光泉壤。名湮沒而不稱。悲夫。余聞莊僖之在朝也。公正謹嚴。不阿權貴。所著家訓。以忠孝節義。誦誦為子孫告。後之人卒能守高曾矩矱。以致命逆志。其所留貽遠矣。同時遇難者。有萬麟。盧象觀。數十人。皆茂公密友也。余攷黃氏日。

拔備載宏瓊而不及茂公。余家藏野史十餘葉。未知誰人所謄。略記茂公事。又不載蔡子標。豈所聞異辭乎。抑當時紀載各有忌諱。而故隱其名乎。粉榆故實。未可失傳。余是以搜集舊聞。而記其顛末云。

孫若士紀略

孫元凱字若士。崑山人。崇禎時。與太倉顧麟士。常熟楊子常。並以諸生持文柄。為詩宗。昌黎古文詞。嚴峭近柳州。天性高介。學綜古今。明于治亂。嫻於掌故。慨然有經世之志。福王南渡。史閣部開禮賢館。辟主其事。至則陳兵事七策。不能用。具題子職辭不受。入國朝。閣臣陳名夏言於朝。將薦入宏文院。力辭乃已。隱於東臯。研究源流之旨。標經權傳。務窮變與。學者宗之。顧亭林嘗貽書有云。棲遯負郭。猶懷柳畔之門。歷落江村。誰問蘆中之士。嗟乎。追韓亡命。詣亮草廬。儻有意其為人。豈無說以處此。此節士襟懷。可謂相知以心者矣。

歸恒軒紀略

歸莊字元恭。號恒軒。崑山人。震川先生之曾孫。文休之季子也。少通五經。工法書。善墨竹。為人嗜酒。豪放不羈。每試必攜酒以入。一日文成。雜正草隸篆書之。學使以為怪黜之。既而惜其才。復馬。乙酉六月。邑人殺署令。閉城拒守。元恭豫其謀。俄城破。亡

國朝文匯 卷四

二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命髮髭髭而僧帽衲衣。往來湖海間。必負其先世遺像。諱曰令節。束躬以祭。後益縱酒狂歌。長篇短詠。揮灑淋漓。用以寄託無聊。而消其飛揚碑吼之氣。得者奉為拱壁。晚年僦居僧舍。飯不足則吮糜。雜以菜蔬。謂人曰。齋鹽清夢穩。而今而後。不復問人世酸醎矣。有恒軒集。山游詩。類皆激楚之音。其落花詩。自序略曰。花落之詠。昔稱二宋。自明以來。詩人倡和。動數十篇。然諸公皆處順境。推激風雅。鼓吹休明。雖遇衰殘之景。多作穠麗之詞。即有感歎。不過風塵之况。憔悴之色而已。我生不辰。遭值多故。客非荆士。常動華實。蔽野之思。身在江南。仍有大樹飄零之感。以致風木痛絕。花萼悲深。階下芝蘭。亦無遺種。一片初飛。有時濺淚。千林如塚。無限傷懷。是以摹寫風情。刻畫容態。雖前人指極詞警為難。至于情感所寄。亦非諸公所有云。蓋自傷其身世如此。

呼德下紀略

呼谷。字德下。崑山人。幼時穎悟絕人。顧瑞屏愛而亟稱之。聲名籍甚。初名簡。在國變後。謝去諸生。更今名。遊跡荒郊。足不入城市者二十餘年。諸達官以時造廬。卻驢從。徒步至門。拜於牀下。起居外。欲有所將。以為壽。竟坐不敢出諸口也。詩情閑淡。其首夏園林云。物物迎鉏長。時時繞徑剛。引藤初上樹。放竹欲侵山。又谿谷南風變。琴書

靜日過。全家倚筍巖。幽夢積藤蘿。誦之栗里風光宛。然在目。錢蒙更見其南燭詩。歎為絕侶。期一見不可得。葉文敏撰獨賞集。稱為東南隱士之冠。有蔡園集。初德下自以其姓癖。宗支少。舊譜殘缺。乃由江湖。汴。歷關陝。繞汾晉。抵幽燕。考其世系。不得從齊魯歸。於咸甯趙村。遇諸生呼延會。初詢其先。呼也。云其從父謚以單呼。無微。綴以延。領鄉薦。德下曰。劉向列仙傳。鄒道元水經注。並載呼子先升仙事。又宋史徽宗時。有將軍呼慶。使金議和。何謂無微。會初乃復本姓。參訂其宗譜。馬。吳亦溟有送德下游五嶽叙詞甚壯。余因錄其文。而綴其事于首。俾後之讀德下文者。亦略知其梗概云。

游大小玲瓏山記

弁山之峯七十有二。雲屯浪涌。繞郡之北郭。西距長城。北臨具區。其中層崖秀嶂。分霄刺天。良多清榮峻茂之趣。然未有若大小玲瓏二山之奇特。山距臨湖門二十里而近。蟠桓抵石林。宋葉少蘊之故居也。舊有怡雲庵。涵空橋。今皆圮。玉澗一泓。鑿然清澈。迤東有洞。呀然於亂石中。大玲瓏之西洞也。嵌空竊深。不可入。飛泉瀉磴。上瑤攬。跳珠激玉。迸散於石罅間。伏流在其底。分注下澗。更東行。至歸雲洞。張謙中題篆。漫漶不復辨識。土牧之葛。曾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暨少蘊。題名亦無存。經入

洞戶隨進隨折兩壁石益奇火鈴射處自眩魂悸或如劍莖或如弩張或如猿狖攫人。或如蹲貌或如怪蛟盤拏於雲中。行數十武竇愈小。僂身而進少選曠如也。又如行空中。足底逢蓬有聲。微聞暗泉幽脩語。前五大淵。砵而渡。巨石橫塞折而東。路漸高。羸旋而上。不能窮其止境。遂下循舊路而出。昔人云。洞天有七。如蓬房各自開戶。牖而回環。可以互通。惜挾其奧者鮮矣。下山遵東麓行三里許。則小玲瓏山在焉。范石湖駉鸞錄謂小玲瓏晚出而加勝。而周公謹吳興園林記以錢塘之南屏及靈隱擬大玲瓏。竊意移以品小玲瓏為尤允。范詩云。一邱乃中虛。洞穴四無礙。卻畧巖岫杳。踟糾石狀怪。雕鏤具百巧。畫圖窘千態。可謂善狀奇景者。洞有石巷。後山兩厓。隋立。上互石梁。最褻于雲。雖天台不啻也。厓前叢桂蔭泉。泉音冷然。花時浪聲。四山飄墮金雪。游者躡香而行。亦一佳勝。范詩又云。玲瓏豈見小。孰能為之大。石湖有語。即吾語耳。奚煩異其詞為。吳作記而繫之牘。

律音彙考自序

邱之桂

念自古樂失傳。先儒之論樂者。迄無成書。聲音之道。蓋難言矣。宋蔡西山先生著律呂新書二卷。法度精詳。言樂者皆得據以為說。然於旁搜遠引之意。詳審音協律之事略。後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而不克竟其志。以故六律五音之義。終無由著見。此律音之不容已於考也。稜十歲受毛詩。先君子淮川公教以韻學。凡宮商角徵羽之字母。見溪郡疑之標射。開口撮口之分。喉舌唇齒牙之辨。一一指示。稍長。學審筮。又曉之曰。聲字之譜。殆即五聲二變之源流。如時曲北調出凡。無異五聲之兼二變。安知今樂不猶古樂也。稜識之不敢忘。已得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讀之。見所存詩樂。皆注律呂。竊欲按字譜之。恆苦齟齬不合。此固數十年所常耿耿於心者。嘉慶戊寅。與修邑乘。獲讀 頒定 文廟樂章。載春丁夾鐘。主宮倍應鐘。起調。秋丁南呂。主宮仲呂。起調。二祭皆清音。為之還轉。而未嘗收一濁音。乃恍然於清濁之判。若兩途。而律呂之不可混雜。有如是者。道光九年。明府杜晚平先生。因邑素無樂舞。徵稜教習。爰遵奉 頒圖冊。恭製樂器。率俊秀子弟。講明肄習。每當一仲。敬謹陳奏。七載於茲。未敢稍懈。肄習日久。會悟漸深。乃以餘力。纂譜風雅。取精既廣。有得輒書。積久成帙。分列八卷。願曰律音彙考。首律呂。溯源也。次樂器。審音也。次儀禮。遵經

也。次詩樂存古也。於戲西山先生以明敏之姿，加意考證，其書何敢輕議。惜未違候氣製律，別成樂書，以證千古言樂之誤。種蓋不能無感焉。案考成固紀顛末於簡端，知音君子，苟不鄙種愚昧，相與正其誤失而補其缺漏，是則私衷之所深望者歟。道光乙未冬月朔日。

候氣便法

自漢以來候氣之法，皆為室三重，戶閉塗墜必周，密布絢緜。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律候之。氣至者灰去。按古法如此繁難，非豪有力之家，氣終難候。因思一捷法，擇靜室內，掘一坎，將木板開數孔，以律管納孔中，每中氣將至前，安放坎內，管口向上，覆以素紗，將膠黏定。置葭豪其上，用手抵平，以瓦缶覆坎上。氣至時，啟視驗葭豪之動不動，然猶嫌缶覆不能明視，且慮故缶時為風所散，後更設一妙訣，製方匣一箇，四圍及頂面皆嵌以玻璃，如前掘坎納孔法，安放停當，罩以玻璃匣，坐視其旁，時至眾目可覩。凡言候氣，只防風動，故須密室。此法即曠野亦無不可。偶爾嘗試，見葭豪漸次森立，如虎示威狀，但鄉落苦無鐘表，難審時刻，氣與管適如其刻，未敢遽信。曾憶辛卯春分，安置夾鐘四管，其時風雨大作，葭豪皆衝去，稿疑陰氣太盛，慮有水災，竭力提防。夏至前後，水果大發。

六日三泚為從前所未有。因歎古人所謂灰半出為和氣吹全出為猛氣吹。理或然也。又嘗驗之管徑小而聲稍高者。葭先時而啟。管徑大而聲稍低者。葭後時而啟。必徑合聲應。其隆起之時。方與氣至適合。此中氣之所以難定。而審律之所以非易也。惟實葭灰於管中。而以輕絰素覆其管口。氣至而灰衝素外。則未經驗過。姑存其法。以俟協律之君子焉。